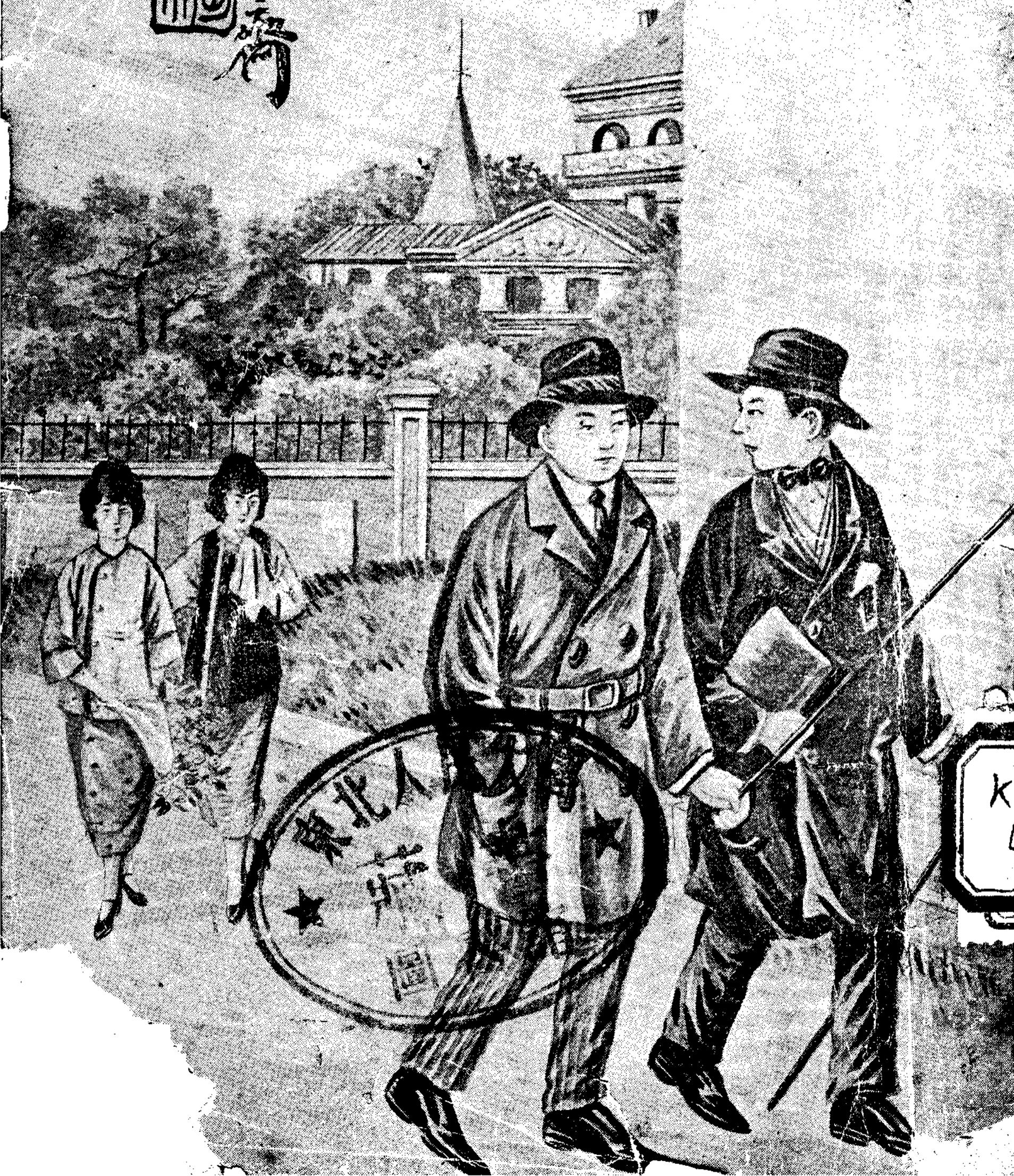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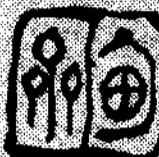


女子青年

陶行知



K L

第五回 觀芳姿娥眉見嫉 施詭計蟻影工讒

究竟萬椿萬榴遇見的那個女郎是誰呢。哈哈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原來便是鄭芳瑜的大表妹。頡雲說書的又錯了。頡雲是深居綉閣。輕易不出大門。他如何會跑來這荒僻地方替萬氏弟兄打了一個抱不平兒。豈非覺得荒唐古怪。諸君且休着急。讓在下將這其中情節慢慢敘來。頡雲自從害了那怕見女人毛病。他母親便仰承他的意旨去約芳瑜來。指望替他消愁解悶。誰知芳瑜躲得連影兒都沒見面。不消說得林氏自然是咆哮叫罵。頡雲也就不免怨綠愁紅。正當這無可奈何的時候。偏生跑來一大羣女學生。內中又由那個胡翠筠着實將好些新智識灌輸在頡雲腦筋裏說甚麼『男人家不來尋你。你也須得去尋他』的話。頡雲當時聽了如夢方覺如醉。初。

醒。覺得。世界。上。婚姻。結合。原。也。另。有。一。條。蹊。徑。我。老。抱。着。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旬。古。訓。可。就。誤。了。我。的。終。身。大。事。了。若。說。胡。翠。筠。是。拿。話。哄。我。面。前。又。放。着。一。位。同。學。王。藻。他。却。是。實。地。練。習。收。了。効。驗。的。不。然。他。那。表。兄。甘。如。醴。就。給。他。穩。穩。佔。據。了。嗎。……想到。這。裏。口。雖。不。言。心。裏。早。經。拿。定。了。主意。不。曾。隔。了。好。些。時。便。向。他。母。親。撒。嬌。撒。癡。說。要。向。城。外。去。吸。一。吸。新。鮮。空。氣。林。氏。笑。着。拍。他。肩。膀。說。道。這。個。有。甚。麼。使。不。得。你。想。上。天。娘。還。要。替。你。掇。梯。兒。呢。你。儘。說。儘。好。况。且。你。的。表。哥。哥。也。住。在。城。外。你。如。若。能。夠。同。他。在一。處。談。談。笑。笑。包。你。身。體。益。發。硬。朗。得。快。……頡。雲。聽。見。這。話。中。了。他。心。病。不。覺。徹。耳。根。子。通。紅。起。來。林。氏。也。掌。不。住。笑。了。……自。是。以。後。頡。雲。輕。易。也。不。到。校。上。課。逢。着。天。氣。晴。利。他。便。坐。着。大。轎。出。城。也。不。到。別。處。閒。逛。一。直。奔。向。那。芳。瑜。別。墅。頭。一。遭。便。摸。了。個。空。家。人。們。回。說。少。爺。不。在。屋。裏。頡。雲。已。

是有興而來沒興而返這也罷了誰知後來接連去了好幾趟依舊如此別墅裏的家人知道他是趙府大小姐却不敢怠慢有時也請他到少爺房間裏去休息休息。韻雲見那陳設十分精潔只好暫且沐浴香澤無奈室邇人遐老大不甚願意隨後越來得勤芳瑜越發不得見面急得韻雲好像沒頭蒼蠅似的向公館裏去問也沒有個確實消息。韻雲其時驀的動了一個念頭暗暗笑道我這人可不獸嗎如何一總不會想到這事。論芳瑜同我的戚誼何至躲避着不肯同我相見不過他戀着萬家丫頭定然成日成夜的廝混在一處我到不信那萬家丫頭究竟生得怎個美人胎兒難不成比我還嫖緻些（中國女孩子那裏再有比勝過小姐的真是自負不淺）我想在芳瑜房間裏偷瞧一瞧他的像片。回耐尋遍了一張也沒有好好等我這一次覓到萬家丫頭那邊封門撲捉怕不是麥田裏捉鼈手到擒拿還愁芳瑜。

飛上天去不成所以趕在今天午後重行帶了密司同小丫頭以外便是兩名家。人四名轎夫吆天喝地正打從九松嶺前經過衆人又認不得萬家住的所在家人們正抓着一個鄉間老頭子問路老頭子耳聰又不聽見瞎七話八毫沒頭緒還是韻雲吩咐將轎子停歇在大路上自家出來信步閒走叫他們將老頭子放了再問別人其時却好隨風送來一陣呐喊聲音韻雲偶然高興便扶着密司一步一步向嶺上走來家人同轎夫都排隊跟在後面我前回書裏說的那幾個彪形大漢便是他們了原不過同諸君取笑否則真把來說成粉粧樓小說上打擂台的英雄豈不要將人牙齒笑掉麼閒言休表且說那個當兒在萬椿萬榴却不知道詢問韻雲的名姓至於韻雲却歡喜非常不但由此認出萬家門戶而且借這份人情便可以做個進身之階登時嗾令萬氏弟兄在前引路一面看見那個秋紅異常可愛伸手攏

着他轉回路口自家坐入大轎又把秋紅摟在懷裏風馳電掣的走了那幾個同學也就分頭各散。韻雲愛秋紅不過在轎子裏面便向他問長問短又問他你可常常瞧見萬家有個少年不時的出入麼（注意在此可憐可笑）秋紅搖着頭說沒有。韻雲含笑將他手腕捏了一下說這你敢是哄我再不然便是萬家廝瞞着你秋紅急道這是打那裏來的話我鎮日價同椿哥哥在他家頑耍也不會有一次瞧見甚麼少年影子況且他家裏又沒有男人這少年又跑來做甚呢。（孩子見識畢竟老實）韻雲見他一張小嘴說來的話狠是發笑不由笑着拍他說道好孩子真是有趣得緊我兀自喜歡你不如給我做了乾女兒罷秋紅將他望了望便當真滿口裏喊他乾娘讀書的到此又該駁詰在下了說韻雲本是一個大閨女還不曾嫁人如何胡亂便做起人家乾娘來豈不害羞呢咳諸君不知道現今簇新思潮一

日。子。里。別。的。學。術。人。或。者。領。略。不。到。惟。有。這。男。女。解。放。的。問。題。沒。有。一。個。青。年。不。把。來。嵌。在。心。坎。兒。上。做。出。來。的。事。體。大。率。逾。乎。常。軌。之。外。諸。如。先。養。了。妮。子。然。後。嫁。人。這。也。稀。鬆。平。常。得。緊。不。足。爲。奇。在。韻。雲。想。想。看。我。不。過。認。了。一。個。乾。女。兒。這。是。再。規。矩。沒。有。的。了。……轎。子。剛。抵。着。萬。家。門。首。不。消。說。萬。椿。萬。榴。已。經。將。這。事。報。給。他。母。親。知。道。楊。氏。也。聽。見。芳。瑜。提。過。這。一。位。韻。雲。小。姐。自。家。却。慢。條。廝。理。的。站。起。來。迎。接。（寫。楊。氏。自。有。楊。氏。身。分。非。若。三。家。村。貧。婆。見。貴。人。下。降。忙。得。不。迭。也。）這。時。候。韻。雲。用。手。攏。着。秋。紅。一。路。含。笑。進。來。家。人。同。轎。夫。都。在。院。子。裏。暫。歇。惟。有。密。司。同。小。丫。頭。緊。緊。隨。在。身。後。韻。雲。剛。走。至。墻。沿。底。下。他。忽。的。低。着。頭。彎。着。腰。慢。慢。的。跨。入。堂。屋。據。他。的。意。思。覺。得。這。屋。簷。太。矮。深。恐。碰。着。自。家。腦。袋。其。實。人。家。屋。簷。再。矮。些。比。較。他。這。身。軀。畢。竟。還。高。得。二。三。尺。這。也。是。他。心。理。上。的。作。用。跨。入。堂。屋。之。後。也。不。同。楊。

氏招呼。只管拿眼睛東張西望。楊氏勉強笑道：請小姐這裏坐……說着便拉開上首一張白木椅子。用手撲了撲。韻雲望着那椅子忍不住大笑起來。低低向密司咭咭了幾句。密司便忙着扯出一方手帕使勁在椅子上抹了又抹小了頭又搶着出去向轎子裏捧了錦褥。把來在椅子上墊好。韻雲方才含笑坐上去。重行望着密司笑道：哎呀我們今天如何跑向這鬼不生蛋地方來了。白日裏我還有些胆怯。虧他們夜深敢住在這裏。又問秋紅道：你家敢是也住在這地方？秋紅笑着點了點頭。楊氏見他不大理會自己。少不得倒上一鍾醃茶放在韻雲面前。韻雲剛覺得口渴。又因爲那茶實在混濁。不能下咽。只得漱了漱口。含在嘴裏尋覓痰盂。誰知痰盂却沒有一個。老實依舊吐入茶鍾裏去了。過了一會方才望着楊氏說道：老奶奶你歇着罷不必費事。你們這裏的飲食我是吃不慣的。我知道你們這裏也生着一位小

……頡雲說到此處覺得這小姐稱呼他們鄉下人不配疾忙轉口說道那個大姑娘兒我倒想見他一見老奶奶何不將他喚得出來……其時文鵠在房裏早聽見頡雲這倨傲的談笑捺着一肚皮憤氣本待不去理他忽然又聽見他要同自家相見知道這淺房窄屋迴避也來不及於是掠了掠雲鬢搴幃出了房門容光四流却把個頡雲嚇得噤住了只見他鬆鬆挽了一個抛家鬟髻塘眉弱黛妙目天然雖脂粉不施却另具一種楚楚風致不由見了欠身子笑問道那叫文鵠的便是姑娘麼我的來意想你也該知道這些時鄭芳瑜可曾來會你不曾文鵠此時已是十分惱怒忙放下臉色說道小姐這話差了我知道芳瑜同小姐是中表姻親小姐還怕沒有尋覓他的去處如何光降寒舍出此不倫不類的說話芳瑜當初不過曾從先父受業先父死後孤男寡女輕易却不同他往來……頡雲冷笑說道能照你這樣講

那。更。好。了。我。怕。天。下。事。要。得。人。莫。知。除。非。已。莫。爲。芳。瑜。的。踪。迹。以。後。若。是。被。
我。打。聽。出。來。我。們。有。話。再。說。：一。面。說。一。面。又。罵。小。丫。頭。不。替。自。家。捶。腿。小。
丫。頭。連。忙。匍。匐。在。地。將。韻。雲。兩。條。小。腿。擋。在。肩。上。密。司。便。蹲。下。來。捏。着。拳。頭。
一。下。一。下。的。捶。着。：再。說。秋。紅。從。熱。鬧。裏。已。跑。得。回。家。萬。椿。站。在。他。母。親。身。
旁。呆。呆。望。着。只。不。開。口。惟。有。萬。榴。瞧。見。這。女。郎。欺。負。母。親。又。欺。負。姐。姐。恨。得。
他。搔。頭。撓。耳。巴。不。得。擺。佈。那。女。郎。一。下。子。方。才。稱。心。想。近。前。同。他。揪。打。又。怕。
他。手。下。人。多。吃。了。虧。苦。反。是。不。好。後。來。益。發。忍。不。住。了。驕。的。跳。出。大。門。在。青。
草。地。上。覓。了一。個。小。土。狗。子。藏。在。身。邊。重。行。悄。悄。的。走。近。韻。雲。背。後。趁。他。捶。
得。快。活。的。當。兒。冷。不。妨。將。那。土。狗。子。向。他。衣。領。裏。一。放。他。連。忙。躲。過。一。邊。土。
狗。子。生。平。不。曾。領。略。過。肌。香。這。算。是。他。破。題。兒。第。一。次。他。便。老。實。爬。入。韻。雲。
眷。背。上。下。死。勁。的。叮。一。口。想。嘗。嘗。是。甚。麼。滋。味。這。一。來。却。把。個。韻。雲。嚇。得。

跳起身子。一脚將那小了頭踢過半邊。搶着脫外衣。脫棉襖。脫桃紅湖綢的緊身子。差不多要脫得精赤條條的了。密司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只顧幫着拿手撕擣土狗子見勢頭不佳。一個筋斗早跳得不知去向。韻雲因爲眷背不大麻癩了。方才沒口子亂嚷道。不好不好。這屋裏有鬼。我們趕快走罷。密司忙替他將衣服穿好。他也不向楊氏他們告別。徑自氣憤憤的跨入院裏。轎夫見小姐已經出來。忙將轎子拾得近前。韻雲正待上轎。忽見秋紅打從外面領着一個少婦進來。嬉天哈地的望着韻雲笑道。這就是趙小姐麼。又是我的乾親家母。好不容易脚踏賤地。如何便要回去了。舍間離此不遠。務請小姐賞個臉兒去坐一坐。也叫鄰舍們瞧着光輝光輝……當時也不容分說。一把便扯着韻雲的手腕。向外直拖。韻雲聽他這稱呼。知道定是秋紅的母親了。又見他爲人甚是和氣口齒又非常伶俐。比較萬家母女大不。

相同。心理也就願意向他那邊去走動。吩咐轎夫將轎子拾到這一邊來。巧娘此時好像接到財神一般。將韻雲扶入屋裏納頭便拜。韻雲也福了兩福。巧娘又忙着吩咐僕婦烹好茶備果點。狗頭屁股似的只管向韻雲巴結。韻雲拍着秋紅笑道。這孩子模樣委實生得好。我已經愛上他做女兒了。不知道你還肯不肯。巧娘笑道。這有甚麼不肯。怕不是孩子天大造化。只是頑皮些。鎮日價沒有安靜時刻。剪直脫了女孩子氣習。將來怎麼會成人。韻雲笑道。文明時代女孩子原要這樣才好呢。規矩了反沒出息。巧娘又笑問道。還不會請教秋紅的乾爹是誰？韻雲不由臉上一紅。低低笑道。我今天原爲着這件事來的。你們算是萬家的緊鄰。可常常瞧見個白淨面皮的少年。同萬家那了頭。怎生親密。據說他也沒有一天不到這裏。我偏生來得不巧。不曾碰見。巧娘拍手笑道。原來秋紅的乾爹便是鄭大少爺。真個同小姐天生。

一對地生一雙一萬人當中也挑選不出你們兩位小姐是打從幾時過門的如今可曾生着小少爺這一篇話直說得頡雲用手帕抿着嘴不住格格的笑密司却翻了翻黃眼睛珠兒冲着巧娘笑道你說話還得仔細些鄭少爺同我們家小姐還不曾放聘呢這小少爺是打從那裏來的噓巧娘怔了怔暗自詫異道我到不曾瞧過這老臉的小姐趕着未過門的老公吃醋便是我們在先當妓女時候望着客人跳槽也沒像這樣明目張胆的跑向人家吵去鬧巧娘雖然是這般想却不肯顯露出來也就笑向密司說道我原覺得小姐這樣打扮心裏畢竟有一點兒疑惑不然我爲甚不稱他做少奶奶滿嘴裏稱他做小姐呢如今長話短話都緩着講到是鄭大少爺的踪迹小姐千萬當點心兒這一方的人誰不知道那狐狸精纏着鄭少爺的大腿朝不來暮也來今天不來明天就會來你們通不瞧見他兩個親密樣

兒。呢。彷彿。只。多。了一。個。頭。若。不。是。因。爲。那。狐。狸。精。有。病。早。就。嫁。給。鄭。大。少。爺。了。論。鄭。大。少。爺。也。沒。長。進。像。是。世。界。上。只。有。那。狐。狸。精。標。緻。其。餘。都。一。概。不。把。人。放。在。眼。裏。有。一。次。我。剛。剛。開。口。想。同。他。講。講。笑。話。他。轉。大。刺。刺。跑。了。叫。我。一。時。好。生。面。子。難。下。（暗補前文，可發一笑）頡雲。扭。着。頭。冷。笑。道。那。了。頭。生。得。原。也。不。錯。我。見。了。他。呵。生。氣。他。見。了。他。自。然。當。做。寶。貝。看。待。今。兒。難。得。遇。見。了。你。我。瞧。你。的。爲。人。又。爽。快。又。忠。厚。能。夠。肯。幫。我。一。個。忙。兒。叫。我。那。不。長。進。的。他。（稱呼新奇）同。萬。了。頭。脫。離。了。關。係。我。知。道。感。激。你。我。也。斷。不。負。你。巧。娘。想。了。想。笑。道。難。難。難。你。想。他。們。脫。離。關。係。嗎。除。非。兩。個。人。裏。面。死。了。一。個。或。者。還。有。指。望。密。司。在。旁。强。嘴。說。道。鄭。大。少。爺。却。萬。万。死。不。得。噓。巧。娘。笑。道。鄭。大。少。爺。如。何。死。得。轉。是。那。狐。狸。精。身。子。虛。怯。怯。的。風。大。些。便。吹。他。得。倒。萬。一。閻。王。老。子。下。帖。來。請。他。那。時。我。再。替。我。們。親。家。母。前。去。道。喜。若。

是閻玉不肯下帖只好白望着他們快活罷了誰也不能拿藥去毒殺他殺了人怕不要償命（分明逗露下文然又閒閒說來毫無痕迹）頡雲聽他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高興心裏不覺動了一動睜開泥螺壳子眼睛四面瞧了瞧向巧娘笑問道你們這裏有祕密房間沒有巧娘會意忙笑道有有有隨卽將頡雲領入一所套房頡雲便吩咐密司他們在外邊伺候不許進來窺探巧娘也偏看秋紅去瞧瞧你爹在床上可要茶喝頡雲見房裏沒有旁人伸手將巧娘扯至身邊兩人唧唧嚦嚦的不知說了些甚麼巧娘一會含笑一會點頭頡雲登時又從手腕上褪下一雙金鐲揣入巧娘手中巧娘笑道哎呀這算甚麼大事要小姐這樣厚賜頡雲笑道你且收着權算我給乾女兒的禮物將來等事體幹成功了我十倍着這金鐲來酬謝你：兩個人當時笑着出房頡雲說道我先別過你罷你閒着沒事不妨常向我們公

館裏去走走。我在樓上也悶得慌。得你去談談體已兒到還適意。巧娘連連答應。一直將顏雲送出門外。望着他上了轎走了。此時杜子郵便將巧娘喚得近前。喘着問道。適才這女客是誰。巧娘笑道。你這身子不好。我把來告訴你。怕你吃嚇。嚇出你一身冷汗。差不多就要嚇氣了。子郵急道。這是甚麼話。誰會見人把人嚇死過的。你且說出來。我聽。巧娘笑道。我說是說了。你須大個胆子。莫怕這位趙小姐。他父親是現任旅長。手下擁着無數強兵。他的丈夫。又是民國大總統府裏祕書老爺的兒子。鄭大少爺。娘婆兩家赫赫威嚴。趙小姐因為慕我的大名。特地坐着四人大轎。兩個家人。兩個丫頭。擠得我們屋子裏黑壓壓的。前來拜訪。杜子郵嘆氣說道。罷咧。我們這份經紀人家。正不消這些閑人來往。你省着些罷。又無故同他們廝混。則甚。巧娘將眼一楞。指着子郵罵道。不識抬舉的老狗。不知道好歹的老狗。你家若沒有我。

有這樣龍蛋掉落你屋子裏來虧你還呲牙裂嘴說出這不近情理的話你休得放肆我只消向趙小姐咬個耳朵包管有人來驅逐你出境那時除了你這老狗看我們母女可能過活……楊氏同文鵠其時正呆呆的站在堂屋裏彼此對望着臉上顏色都變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停了好久楊氏方才冷笑着說道這是打那裏說起好端端跑向人家來鬥氣你這小姐我還看不上眼呢你父親在日誰不勸他去應文官考試若是得着一官半職我家女兒誰也不是小姐好孩子你以後就不要同芳瑜常常往來省得別人瞎三話四污了你父親一生的名譽文鵠聽到這裏忍不住心中一陣酸痛掉轉身子便進了房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塊鮮紅的血又怕被母親瞧見連忙用紙揩抹干淨兀自和衣向床上一倒哭轉不要哭只是心坎上覺得十分怔忡好像經人摘去五臟一般手和腳冷了半截楊氏在外邊磨陀了一會

又想起適才說話深恐刺了女兒的心重行走入文鵠臥房向他笑說道你可曉得那了頭走的時候爲甚麼做出那怪模怪樣原來是榴兒使的促狹把土狗子摟在他衣領裏不然怕他這會子還賴在我們屋裏呢文鵠不覺也笑了笑但是他笑的神情却含着非常苦痛不過兩腮頰上微微的動了動兒罷了楊氏早又慌張起來說孩子你心裏覺得怎樣怎麼臉色都變白了文鵠微笑道娘放心我沒有病……說着便想拘起身子誰知兩條手臂一點氣力也沒有依舊倒向枕上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當天晚上便不會進飲食又不能替兩個兄弟上課只叫他們坐在燈下溫習着萬椿依依的站在他姐姐床邊扯着姐姐的手問道姐姐你怎麼又病起來了……剛說到此便止不住嗚嗚咽咽的痛哭文鵠板着面孔笑道我那裏便會死了你這樣哭我不死還被你哭死了呢快別要給娘聽見你趕快去溫習功課我聽

了。便。狠。高。興。萬。椿。只。得。拭。了。淚。迹。伏。在。桌。上。將。課。本。子。檢。出。來。其。實。那。裏。有。
心。情。去。溫。習。一。時。一。刻。跑。過。來。問。姐。姐。身。上。可。覺。得。好。些。到。了。第。二。天。文。鶻。
勉。強。下。床。艸。艸。梳。洗。隨。意。啜。了。幾。口。粥。湯。楊。氏。便。想。前。去。延。請。伯。樂。爾。醫。士。
文。鶻。忙。攔。道。我。也。病。得。慣。了。况。且。今。天。精。神。也。好。沒。的。跑。去。大。驚。小。怪。叫。人。
聽。着。縣。心。(語氣之中，有芳瑜，在)由。是。文。鶻。便。喘。嗽。了好。幾。個。日。子。隔。壁。巧。
娘。有。時。也。跑。來。探。望。見。文。鶻。兩。片。小。腮。頰。兒。燒。得。像。胭。脂。一。般。拿。他。取。笑。說。
道。好。一。個。病。西。施。病。成。這。個。模。樣。越。發。標。緻。了。文。鶻。本。來。不。大。願。意。同。他。款。
洽。又。因。爲。嬪。待。動。擗。懨。懨。的。只。不。去。理。他。巧。娘。老。大。沒。趣。便。自。走。了。仲。冬。天。
氣。晝。短。夜。長。眨。眨。眼。天。色。業。已。醺。黑。兼。着。外。間。起。了。極。大的。東。北。風。院。子。裏。
的。樹。葉。好。像。下。雨。一。般。吹。得。滿。地。亂。滾。陰。雲。密。佈。氣。象。甚。是。愁。慘。窗。紗。本。已。
破。舊。那。尖。風。直。往。裏。猛。撲。文。鶻。此。時。身。上。還。穿。着。一。件。舊。布。棉。襖。不。覺。凍。得。

有些寒戰起來。自家慢慢的開了箱子。想尋一件衣服出來禦一禦寒氣。陡然翻着一條青狐坎的圍巾。拿入手裏。一瞧。頓時撲簌簌的落下滿臉淚痕。原來文鵠同芳瑜形迹上雖然十分親密。至於文鵠却拿定主意從來不肯受芳瑜的餽贈。不但錢財概行拒絕。便是芳瑜想替他做一件兩件衣服。他也是竭力拒攔。芳瑜說是我同你不應該有這分際。芳瑜若是拿話去勸慰他。他便惱得哭了。（此處不獨寫文鵠身分之高。亦補出以芳瑜多財、胡以不能庇一愛友的緣故。）這一條圍巾還是去年冬間芳瑜冒着大雪來尋文鵠閒話一眼看見他那瑟縮形狀。不由從心裏發出一種憐愛。特地從自家衣領上解脫下來替文鵠圍上。而且含着滿胞熱淚。顫聲說道：這並不是我買來給世妹的。世妹若再不要這個。便將我當做匪人看待。匪人的衣物才不能玷污世妹的身體。文鵠見他說得懇切。只有低頭含笑的分兒。芳

瑜。這一快活真算是生平第一遭兒樂得手舞足蹈後來文鵠畢竟將這圍巾擋在一個箱子裏輕易却不曾用過此番觸物思人又生出他無窮身世之感當晚淚珠並不曾乾其時風聲格外浩大忽聽見母親在院子裏同人講話自家也就踅向房外覺得有個漢子聲音向他母親說道這一包藥粉子是鄭大少爺叫我送來的他知道小姐有病說在夜間得這藥吃下去便好了……接着便聽得母親關了大門一路自言自語的進來說道我們剛要前去向他要藥誰知早就送得來了可是真巧……當下便將那藥包子往文鵠手裏一遞文鵠笑了笑依舊轉身回房抱着膝頭呆呆坐了一會沒精打采便想解了大衣上床睡覺猛又想到那藥還不曾吃便輕輕倒了半鍾茶打開藥包兒見那顏色却嬌豔得可愛於是勻了一半和了茶仰着脖子喝了登時便覺得一股熱氣直冲入丹田底下四肢很是舒暢心裏倒還

歡喜誰知煞是奇怪剛將身子縮入窩被裏陡覺得渾身火撲撲的口乾津潤小鹿在心頭撞個不住彷彿做了甚麼虧心的事一般越要將雙眼緊閉越閉不起來翻來覆去兩搭雲鬚已從枕上擦得飛蓬撩亂一時模糊又看見芳瑜站在自家身邊忍不住雙手就要前去摟抱又羞愧又害怕驚出一身香汗褥子上冷浸浸的口張鼻煽差不多要將一座肉身焚化可憐那錦被角兒已經被他咬得稀糊歹爛也顧不得外邊寒氣輕輕將一條小腿擗出來方才稍覺甯貼（如花弱質何堪禁此摧折）暗暗說道芳瑜芳瑜這藥那裏是治我的病剪直要把我小命索得去了想到此又嗚嗁咽咽的痛哭好容易一直捱到四更天氣藥性已解轉自沈沈睡熟第二天剛是星期萬椿不曾到校徑跑入房裏問候姐姐文鶯驚醒便望着萬椿說道累你向醫院裏去走一躺告訴鄭家哥哥他若有閒工夫請他快來說我有話問他

哩……原來芳瑜自從得了柔雲的報告說韻雲姐姐已經實行解放要趕着你來做正式的男女交際芳瑜這一嚇兀自不小不但那個別墅不敢去住便連自己公館裏輕易也不回去不得已跑去同伯樂爾商議借他醫院裏暫避一避大約他的踪迹除得柔雲同文鵠其餘的人一概都弗知道此時正思念文鵠得苦忽然聽見萬椿前來請他那裏還肯耽擱立卽悄悄的趕入文鵠家裏先行見了師母一眼早瞧見文鵠倚窗坐着只見他芳姿憔悴楚楚可憐不由近前含笑問道怎麼我們二十多天不見世妹又清減得許多了不知近來身體可曾復原沒有文鵠憤然說道多謝你昨天賜的那藥幸虧我服了一半若是全行吃了下去怕今天便不得同你相見芳瑜覺得這話出自意外忙問道是甚麼藥怎生如此利害文鵠便伸手指看那藥包子說道你去瞧罷我也不知這藥管甚麼病的芳瑜於是將藥包打開又

向鼻邊聞了聞。失驚打怪的說道：哎呀了不得。這是一種春藥。名字又叫做一種玉丹。世妹是打從那裏得來。女孩兒家如何能輕易嘗試呢……這一句話不打緊。早把個文鵠羞得夾耳根子通紅。又想着昨夜夢中情景。真個置身無地。忙不迭的將個頭伏在案上。再也抬不起來。（羞態如畫。便畫也畫不出。然因此又生出誤會。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芳瑜益發着急。問他。他又不開口。楊氏在外間又不住的喚芳瑜。談心。芳瑜勉強出了房。楊氏指手劃腳。告訴他那一天頡雲來的神情。又說昨晚承少爺又送藥來。給文鵠。芳瑜頓腳急道：這是打那裏說起？我何曾打發人來送藥？楊氏詫異道：這就奇了。又是誰送給他的呢？我也疑惑那漢子不像少爺使喚的人……此時芳瑜已是弄得狐疑萬種。知道便去詢問文鵠。瞧他模樣也斷不肯告訴我。（誤事在此）遂快快的說道：這事且放着。再說罷。我回到醫院裏再替世妹設

法說着便向外走剛剛下了台階猛見那個巧娘在院子當中探頭一望笑着說道哦原來有客在這裏呢我來的到不巧了一面說一面早提着脚步掉轉身子便走還拿袖子掩着嘴格格的笑芳瑜本不大願意理他也就跟着出了大門遠遠的見巧娘身邊掉落一件東西芳瑜便喊着告訴他誰知他頭也不回經自走了芳瑜走到面前低頭一望原來是一封函信無巧不巧信面上寫着『鵲娘愛啓』四個大字心裏不覺一動立刻拾起來向懷裏一摟這時候已是萬箭攢心寫不出是恨是痛一口氣跑回醫院却好撞着伯樂爾伯樂爾驚問道鄭先生你敢是病了嗎怎生這樣魂智喪失當時便從架上取了一瓶啤酒偏着芳瑜喝了半瓶芳瑜略略按定心神回房取出那信將信封撕開抽出一張箋紙顫聲讀道『文鵲我愛自親芳澤常繫夢魂前宵並枕時至今衾褥餘香猶染襟袖歡娛苦短未愜所懷特購種玉

丹一包留爲我兩人不時之需所以託爲鄭君饋送者防老母疑訝也恐我愛誤會特煩家姊面陳細情倘晤鄭君幸勿道及切囑切囑辱愛弟秦達立正芳瑜讀畢手足已是冰冷忽的啞然笑道該死該死這還是人幹的還是畜生幹的文鵠文鵠平時瞧你的志趣何等高尚如何竟自飢不擇食將你這嬌怯身軀供僉奴的獸慾照這樣看起來天底下竟沒有乾淨潔白的女兒了怪道聽見我提到春藥兩字他便羞得抬不起頭因爲他不曾見着這信所以誤認做治病的藥末竟自吞服吃了這種虧苦還無辜的將罪卸在我芳瑜身上豈不是大大冤枉罷了罷了算我瞎了眼睛錯認了人了從今以後譬如世界上也沒有他並沒有我我何必留這樣筆墨汚我几案囑的一聲早將那信撕得粉碎還燃了燐寸燒成一片一片的殘灰諸君大凡人用情到極處忽然經此激刺少不得就會宛轉生

其實論芳瑜同文鶻的情愛久已膠結牢固非尋常癡男怨女可比在文鶻心理上想來却因門戶寒微齊大非耦況又懨懨多病朝不保暮決計不作嫁娶的希望雖有時彼此會着喁喁細語却絲毫不流狎亵自家拿定主意事親教弟混得一日便是一日至於芳瑜的念頭却又不然他覺得文鶻媚而不蕩賢而多才單論他一副俊俏龐兒不但頡雲不能比擬便是柔雲表妹總還嫌着剛勁有餘柔婉不足此時只有設法將文鶻的病治愈無論如何總須懇切的向他求婚好遂我一生幸福不料在半途上忽然出此變故年少氣盛由此便心灰意懶再也不去理會文鶻一而再再而三因此又想到頡雲身上雖說他容貌醜陋些到底是大家身分承他盛愛殷殷想同我聯絡我沒來由轉去躲避着他未免不近情理（認賊作子爲喚奈何）咳我與其悶坐在這裏不如前去會會他們姊妹拚將這事替萬了頭宣佈出

來。也好。洩一洩。我心頭憤懣主意已定便邁步進城坐上人力車子向趙公館行去。家人們見鄭大少爺久不到此齊打夥兒上前迎接。芳瑜問道：「你們二小姐在屋裏嗎？」家人們笑道：「二小姐剛才下課回家。」芳瑜大喜隨卽走入盧氏住的那一所院宇。柔雲早笑着迎接出來。剛才坐定有些僕婦們便忙着報信去給大小姐知道。不多一會林氏在前。頡雲在後。左右還擁着許多侍婢。團團的擠入屋裏。先由林氏放下臉色說道：「好個貴客是甚麼風兒吹得到這地方？」我疑惑你一輩子再不向舅舅家走動呢。芳瑜連忙鞠躬笑道：「半月前有個朋友約我同往上海。不得已陪他走了一趟。打從昨天才趁着火車回里。不敢耽擱特來替舅母請安。」林氏冷笑道：「請安呢？萬不敢當。況且你也並不是替舅母請安。到是趕來替小舅母請安的。不然爲何先趕着到姨娘這裏來熱鬧論理？」我也犯不着來俯就你。我又怕舅母萬一明天嚥了。

氣沒有人頂着舅母的棺材下土……芳瑜此時只有含笑陪罪的分兒。再不敢辯駁。頡雲瞧他這倉皇模樣，忍不住格格的笑。林氏原想替女兒出氣，着實訓斥芳瑜一頓。後來見女兒並沒有怒容，借此收場，遂也不再開口。盧氏又湊趣說道：「小姐你不好同瑜哥哥到大小姐樓上去坐一會罷。那地方比較這裏覺得清淨些。」林氏忙接口說道：「這話說得是。既這樣我們也不來打擾你們做哥哥的也該將上海的頑意兒告訴告訴他們聽聽。」芳瑜心裏也巴不得趕快離了這夜父舅母大踏步便往裏走。頡雲姊妹隨後也跟得上樓。由密司同小了頭倒上茶來。頡雲好生得意，望着芳瑜笑道：「這樓上離離得很沒的污了哥哥衣服。那裏及得到鄉村地方土基砌的牆，柴桿搭的樑籬笆圍着院落，竹架子支的臥床，又潔淨又風光。又坐着一個粗布衣裳的大姑娘……」頡雲一面說一面笑得拿手去揉胸口。芳瑜不覺也笑起。

來忙說道妹妹們也不用打趣我罷我知道大妹妹已同那了頭見過一面其實他空具得一個美人胎兒心眼裏的糊塗比猪狗還要加得幾倍……當時便將文鵠穢襲的情形一五一十都直說出來柔雲聽了十分驚訝忽然將桌子一拍氣憤憤的說道這不要將我們做女兒的身分都玷盡了嗎大約無論男女到了貧窮時候那志氣便短了甚麼歹事都幹得出來芳瑜又道他雖貧窮我並不是不願意補助他他在平時爲何又不肯受我的一絲一粟柔雲想了想笑道這個或者是他用的手段線兒放得長魚兒釣得大後來見你竟不肯上鉤他少不得便鋌而走險了（如此論文鵠豈非冤極然而人世悠悠之口大都如此亦何足怪）那封原信呢你可曾帶出來芳瑜道可惜可惜信已被我燒成飛灰不然到可以給你們瞧一瞧柔雲冷笑道誰要這東西來污我們眼睛我的意思不過要你留着這封信偏拿去

羞一羞他。他若是有志氣的立刻便會尋死。萬一不肯死。哼哼。他這病不可救藥。我怕他這爲人也就不可救藥了……兩人你一句我一句正說得津津有味。韻雲坐在旁邊只管側着耳朵靜聽。他雖然不去攬雜他們的說話。然而他這時候心花兒已在暗地裏一朶一朶的開放。肚腹裏的笑聲比笑在臉上還暢快些。正是：

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 醋海波濶 斷無避處。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六回 鴛鴦同夢誤入桃源 鯀鰐雙飛驚聞梅訊

且說韻雲錦囊裏本有三條妙計立意要破壞芳瑜同文鵠的情愛。好讓自家得遂心願。第一條妙計是送藥。第二條妙計是墮信。上回書裏都曾敍明。白了諸君。若問他春藥是那裏來的呢。這却是巧娘的枕中祕寶。老夫少

妻其貽害必至于此。諸君若問他那封情函是誰寫的呢？這却是他家西席先生卜麻子的手筆。（小姐夾袋中人才可謂如取如攬）如今又要把那第三條妙計漸漸進行起來了。當日送過芳瑜柔雲下樓以後，他便冥心澄慮，細細坐在燈底下籌畫。不多一會，忽然用手將桌子一拍，胡亂掉起文來，喊道：妙哉！妙哉！……密司在旁邊嚇了一跳，笑向小丫頭說道：你瞧瞧我們這小姐，鄭大少爺不過剛來了一趟，他老人家便這樣高興。若是……顏雲忙笑喝道：少要亂嚼舌頭！上次的信是你去請卜先生寫的，這會子還打發你去請卜先生叫他趕快到我樓上來。我有秘密的話同他商議。密司聽見這話，不由拿眼睛向顏雲一飄，也不敢說甚麼。果然等到夜深人靜，悄悄的跑入書房，先向窗眼裏張了張，只見卜麻子已脫了長衫，坐在床沿上，赤着一雙精腳，用手在腳縫裏摳了又聞，聞了又摳，覺得甚是得趣。密司嘆詠。

一笑早躡入裏面笑道卜先生你在這裏幹甚麼噓卜麻子見是密司急切又站不起來嘴裏只管嚷着請坐請坐密司笑道我不坐了奉小姐的命請先生快快隨我上樓……說着便笑嘻嘻的伸手在卜麻子腳心裏抓了一把（賤態如掬）忽的嚷道哎呀卜先生你的腳爲何這樣臭得要死（誰叫你去抓他來）卜麻子笑道姑娘你不知道這臭腳原是開竅兒的我輩讀書的朋友一經拿筆去做文章非得仗着這一雙臭腳不可任是想不出來的好句法拿他在鼻上聞一聞包管滔滔汩汩就會說個不了比如前天那封信小姐看了十分賞識其實還虧着我這位腳兒閒話且不必講請問小姐此刻喚我上樓有何用意密司掩口笑道有甚用意呢料想因爲先生信寫得好這會子要來酬謝先生但是先生如果得了好處却不可忘記了我卜麻子聽見他這樣低言俏語不覺心裏動了一動失口說道姑娘放心

這個偏房一定跑不了。是你密司佯瞋道。這話是你先生應該向我說的嗎。等我去告訴小姐瞧你可有活命沒有……此時卜麻子已將襪子套上衣服穿得齊整兩個人一路笑着走入那條甬道再說韻雲已等得不甚耐煩。逼着小丫頭去催促他們小丫頭當下不防同他們撞個滿懷抬頭一望喊道你們兩家頭爲何不好生走扭作一團兒做甚密司忙在他頭上擊了一下大家一齊上了樓……不是在下嘴壞要罵一聲這狗養的卜麻子他先前見那個密司鬼鬼祟祟的模樣早已安了滿肚子的妄想及至踏上樓梯東想想西望望見那華麗的程設韻雲小姐的端嚴身軀頓時矮了半截早彎腰曲背上前施禮（寫盡小人肚腸）韻雲略將身子抬了抬含笑說道前天那一封信還費了先生的心寫的委實入情兒如今在這信上已發生效力了今晚請先生到來却有一件要緊的勾當務懇先生允許惟最要嚴

守祕密不能給外人知道先生可肯發個誓麼……卜麻子聽到這裏不覺那顆心又大動起來登時流水般的發了一大篇毒誓又道小姐儘管吩咐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顏雲笑道這事與你狠有益處也講不到赴湯蹈火上面既承先生允許了我便請隨我到臥室裏來（故作驚人之筆作者狡猾）卜麻子心坎上只是撲通撲通的跳那一雙脚早酥軟得動彈不得密司笑着將他使勁一推說道這不要緊你放胆進去罷我們樓上是再沒有別人敢闖上來的不瞞你說自從小姐病後便是太太走到這裏也須先大着喉嚨問我們一句呢如若不奉小姐命令太太只好白望着也不准上樓（溺愛太甚其弊遂至於此）卜麻子才跨入房門已被那花碌碌的電燈耀得眼睛都睜不開來只覺得花香脂馥一陣一陣的向鼻孔裏鑽進（不知較尊脚何如一笑）急切却瞧不見顏雲在那裏還是顏雲笑着喊他他

才看見韻雲坐在一張沙發椅子上。韻雲又指着繡榻命他坐下。低低向他笑問道：先生可曾娶過師母不曾？（愈問愈妙）卜麻子此時只有搖頭的分兒。口乾舌硬想一點津液也沒有了。韻雲笑道：先生既不會娶過師母。我到有一個好女孩子想作成先生去做一個現成的姘夫。可好？卜麻子忙道：不敢不敢。學生那裏會有這幸福小姐。敢是拿我取笑。韻雲正色說道：你不相信你須也記得信上寫的那個文鵠這女孩子生得再標緻不過。是鄭大少爺最鍾愛的。如今他已中了我們的計策。再不肯去同他好了。但是那文鵠還不知道鄭大少爺惱他。我想請先生冒充做鄭大少爺翦直跑去同他私會。一經上手。然後再替他宣佈出來。將來這文鵠便是先生的師母了。我替你歡喜這樣便宜打那裏去討？（毒極惡極）卜麻子想了想忽然笑起來說不妥不妥。我這副臉上掛着商標呢。如何能充做鄭大少爺。

鄭大少爺他那裏有這許多麻子。韻雲笑道：「呸！這是在黑夜裏幹的事。他如何便認得出來？」卜麻子又道：「萬一那女孩子不肯呢？」韻雲笑道：「他既將你認做鄭大少爺，斷然沒有不肯的道理。」料想鄭大少爺同他偷度巫山也不止一次的了。（可謂以小人之腹測君子之心）還有一層，即使他認出你是卜麻子，少不得便要叫喊，你也不必怕他。只管說是「他約你進房的，鬧出禍來。有我抵擋，難道我一個堂堂旅長的小姐，轉畏懼他孤兒寡婦不成？」（計算到此，益發刻毒。）卜麻子聽了這話，方才不再開口。韻雲知道他業已允許，隨卽將文鵠住的地方一一告訴他，清楚又叫他便在這三日內趕緊去辦，不可遲誤。一經得了手，須遞一個信給我，好讓我再施展別的手段，一不做，二不休。老實說我同那了頭已是勢不兩立的了。卜麻子連連答應見小姐，沒有別的吩咐了。方才鞠了鞠躬，重行下樓，轉回自己書房，這一夜喜。

歡得他便不曾合眼原來卜麻子今年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一貧如洗父母雙亡替他罰得誓生平還不曾近過女色他聽見這件勾當好比猪八戒瞧見人參果兒早已饑涎直滴頡雲原吩咐他在這三五日內去辦事他却忍耐不得便從第二天傍晚在浴堂裏洗了一個澡挨到初更天氣一溜烟早跑出城他頭上戴着一頂極大的毡帽想借此遮掩着臉上的商標巨耐城外的朔風比剪刀還尖利他祇穿了一件棉襖外面加着竹布長衫那下半截被風捲得像蝴蝶一般飛舞他喊了一聲好冷忙將一顆腦袋向脖子裏一縮只顧高一脚低一脚往前奔走下弦時候又沒有月光四下樹林裏隱隱有犬吠聲音望着自家亂咬卜麻子嚇得毛髮直豎暗暗禱告着說道狗朋友狗朋友平時你瞧不起我卜麻子也還罷了今夜我是做的鄭大少爺代表你們也該瞧他的分上好好讓我走路……於是一面走一面念着

我。是。鄭。大。少。爺。我。是。鄭。大。少。爺。說。也。奇。怪。念。了。幾。遍。那。狗。果。然。便。不。叫。喚。了。
卜。麻。子。大。喜。一。口。氣。又。跑。了。好。幾。里。路。從。星。光。底。下。已。瞧。見。一。片。廣。場。一。排。
的。到。有。好。些。人。家。像。頡。雲。說。的。那。籬。笆。短。牆。也。不。止。一。處。這。時。固。然。道。路。上。
沒。有。行。人。無。從。訪。問。便。是。有。人。也。沒。有。個。偷。情。密。約。的。還。明。白。向。人。問。路。的。
道。理。卜。麻。子。凝。了。凝。神。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揀。了。一。座。籬。笆。略。略。矮。些。他。
老。實。便。攀。援。而。上。輕。輕。向。裏。邊。一。跳。見。那。所。院。落。却。不。像。頡。雲。小。姐。說。的。那。
樣。廣。闊。他。也。不。暇。計。較。且。喜。人。不。知。鬼。不。覺。大。踏。步。直。往。裏。跑。果。然。右。首。有。
一。所。房。間。房。門。虛。虛。掩。着。裏。面。却。點。着。燈。火。卜。麻。子。細。着。脚。步。踅。得。近。前。向。
門。縫。裏。一。張。喜。得。他。心。花。怒。放。把。不。住。胸。坎。上。亂。跳。分。明。看。見。那。個。文。鵠。擁。
衾。坐。在。床。上。雖。然。算。不。得。是。天。姿。國。色。然。而。那。一。種。亂。頭。粗。服。睡。態。惺。忪。真。
個。叫。人。銷。魂。盪。魄。卜。麻。子。便。將。頡。雲。囑。咐。的。話。沈。吟。了。半。晌。（歸罪頡雲筆）

嚴斧鉞）隨卽輕輕喚了一聲文鶻……文鶻……那女子彷彿在床上吃了一嚇。忙問道是誰。卜麻子接着說道：我是鄭芳瑜特地來會你的……接連又聽見那女子嘆哧一笑。趿着鞋子下床先向桌上撲的一口將燈吹滅。也不言語開了房門。黑魃魃的兩個人先接了接吻更不怠慢立刻寬衣解帶。偎抱入衾論我的意思便要將這兩個狗養的猥亵形狀描摹出來給諸君賞鑒。可是外間正在禁止淫書怕壞了青年心術這件事在下也狠贊成所以權將他們的情事擱過一邊破這閒功夫倒要說幾句閒話。（說是閒話却非閒話）諸君讀書到此或者竟有人失聲嘆道：不好！不好！可惜一個冰清玉潔的文鶻白白被這匪人點污去了。咳有這想頭的却斷非凡文鶻的知己。文鶻的爲人在諸君可算已略知一二。莫說這西貝芳瑜他沒有這開門揖盜的道理便是真芳瑜像這樣鬼鬼祟祟進來我料定他必然拒

而不納。然則適才這女子又是誰呢？哈哈！我知道諸君儘有聰明的，早經在那裏議論了。說這女子不是別人，包管是文鵠的芳鄰巧娘……着着着，這話一點兒也不錯。因爲巧娘自從見了芳瑜以後，他就眠思夢想，有時在文鵠那裏也拿言語去挑逗他。無如芳瑜一心只專注在文鵠身上，從不同他款洽。他已是心癢難撓，無策可展。今晚猛不防芳瑜忽然闖得進門，又一口聲聲喚他做文鵠。他便想到芳瑜定然是在那裏撞醉了，以至錯認了門徑。難得這塊肥羊肉落在我嘴裏，我如何輕易放他得過？因此將機就計，連答應又恐怕芳瑜認出自己面目，所以忙不迭的將燈吹熄，連話都不敢多說。徑自先幹他們的正經，要緊巧娘做夢。那裏曉得想接一個鄭大少爺忽的會變做一個麻菩薩？卜大哥呢？天色才明，卜麻子辛苦已極，正睡得像死狗一般。巧娘防被僕婦起來瞧破，早一翻身坐起，向卜麻子臉上望了望。

不由死推活搡將他喚醒失聲問道哎呀你這廝是誰爲何冒充着鄭大少爺前來騙我卜麻子嬉嬉笑道燈是你自家吹熄了的你既怕遭騙爲甚麼不在燈下仔細瞧瞧我的麻子又不曾藏在屁股上面好小姐我益發告訴你罷鄭大少爺已是拋棄你了我奉着大總統的任命特地前來署理的你休得叫喊叫喊也是沒用……巧娘知道他還將自己當做文鵠却不忙去同他辯白轉問他的名姓家世卜麻子當時一一說了巧娘暗想這姓卜的雖然醜陋些至于精力強壯比較那個杜子郵却高出萬倍隨卽笑說道照這樣講我到着了你們的道兒了但是要我不叫喊出來必須你這砍了頭的夜夜跑來同我做伴你可能允許我嗎卜麻子仰着身子笑道允許允許我既然署理職務少不得要盡心竭力巴結去幹一天離不得職守的巧娘笑了笑當時便催着他起身下床卜麻子從曙色朦朧之中又將門戶細細

辨認了一會好在路上還沒多行人他早溜回書房當晚便去尋覓密司求他將自己這件功劳好生去轉達。韻雲小姐得了這信喜得心花怒放立刻差遣密司傳諭嘉獎……不曾隔了幾日那城外一帶地方忽的發現了許多匿名揭帖或是歌謠或是詞曲凡有樹林牆壁一一都貼滿了大意都係指摘文鵠聲名狼藉至于鄭芳瑜住的那個別墅更是不消說得觸目皆是這等污穢筆墨。鄭芳瑜又恨又氣命家人撕得下來擱在案上一張一張的在那裏瞧看這個當兒外面有人通報進來說起大小姐前來奉訪芳瑜聽見這話忙將案上字迹摃掇不迭藏入一個箱篋裏面（觀芳瑜舉動仍是護惜文鵠之意爲多）少頃韻雲同密司含笑上樓芳瑜起身迎接笑問道妹妹今天高興徑自出城來逛逛韻雲笑道原是閒着沒事特來看看大哥我還怕大哥不在屋裏或是又跑向萬世妹那邊去問候病體……

芳瑜被他兜心打着一拳不由從丹田裏長長的嘆了口氣冷笑說道他病不病與我何干我何苦白白去問他妹妹一路來外間可聽見甚麼新聞沒有頡雲故意皺着眉頭說道一個人再不能走了錯路萬了頭年紀輕見好愛好也是有的。一經到了別人嘴裏便有影無形的說出許多尷尬話來大哥也不必去理他們到是有一件事我狠詫異却還不知道真假你再仔細去打聽罷這事我也蠻待說密司你將卜先生這幾天的情形詳細告訴少爺也好……密司更不遲緩便將卜麻子怎生同文鶻睡了好幾夜的話說了一遍芳瑜氣得眉毛直豎起來雙腳一頓喊道我好恨呀頡雲笑道大哥休氣壞了身子這事也不打緊他姓卜的原在我家門裏養活着我有這本領不許他前去他定然不敢再去依舊讓大哥去同那世妹復歸于好也是一樣（輕薄已極）芳瑜急道豈有此理妹妹這話也太瞧不起我了怪道

適才那些揭帖上寫着許多麻子字樣我正疑猜這麻子是誰呢經妹妹這一番折證可想這揭帖上的話不是誣讟他們了好好爽性多交接幾個漢子那病便全愈得快亦未可知不瞞妹妹說我近日正打探那寄信給他的秦達一共還不曾打聽得出來如今又添上一個卜麻子這却叫做喜事成雙了哇……一面冷笑一面又從箱子裏將揭帖捧出來送給韻雲瞧看韻雲望了一會不住的搖頭咋舌說道這是誰使的促狹剪直將他們形容得不堪未免刻毒了些恐怕這揭帖別處還有哥哥也該打發家人們搜尋乾淨免得被別人傳遍來於你的名譽上也還有礙當初誰不知道你同萬了頭的祕密雖說同你不是正式夫婦究竟鬧出去也不成話芳瑜嘆道紙裏還包得住火嗎只好聽人去傳播罷了不能依我的性子除非那了頭立刻病故外間也就沒有話說了只是如何能夠呢韻雲笑道他這肺病一時

那裏會死。有得在世上活現形呢。你既有這主意。我來教給你一個好法子。文明時代誰同誰有仇。只消去等覓一個暗殺黨。拚着多拿銀子買囑他叫他前去下手。一百個萬了頭也不會活。（直想到此甚矣。妬婦之可畏也）

芳瑜想了。想說道。暗殺黨呢。未免驚動衆了。放着我鄭芳瑜不死。等我明天將柔雲妹妹那口寶劍借來。驚不防跑去割下那賤人的頭顱。便是償了。他的命也都願意……。韻雲聽見這話。不覺失驚。說道。這却萬使不得。你償了他的命。叫我怎生……。說到這裏。也覺得有些礙口。連忙忍住重行說道。姑母只生着你一人。你同那賤人將性命拚了。也不值得。還是依我派人害他的好。芳瑜此時已被他說得六神無主。老遠的倚在欄干上。只是嘆氣。韻雲剛要再拿話去打動他。驀聽見樓梯下面撲通撲通的跳上一個小孩子來。笑望着芳瑜。說道。鄭哥哥。你到有許久。不向我們家裏走動了我的媽狠。

記掛。你叫你得着閒空兒去跑一躺。頡雲認得那孩子便是萬榴。不由嘆唏笑出聲來說道可是的麼幾天兒沒有會面便打發孩子們來驅神遣將了。芳瑜正沒好氣早放下一副臉色望着萬榴喝道快滾回去罷告訴你媽權當我鄭芳瑜死了也好。萬榴將舌頭一伸暗想哥哥從來沒曾呵着我們大氣兒怎麼今天這樣着惱包管是這女瞎子挑唆他的……想到這裏他也不問好歹老實便指着頡雲瞎子長瞎子短罵將起來。頡雲未及答話芳瑜早搶得近前重重向萬榴屁股上一踢跌倒在樓板上直嚷直哭家人們忙將萬榴扯得下樓吩咐他好好回去背地裏議論着說道咳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當初我們少爺瞧見這孩子弟兄像是寶貝似的如今便因爲這牢瘟揭帖氣他姐姐連兄弟們都倒了運了又有一個家人冷笑道你知道萬小姐有這些事沒有沒的枉口赤舌去冤枉人家我還怕是這個主兒。

散的謠言呢……說着用手向樓上一指又笑道我們少爺如今已變做唐三藏了那些女妖精們你也想吃他一塊肉長生不老他也想吃他一塊肉不老長生（旁觀者清）不表衆人在旁邊議論再說文鵠自從那一天見過了芳瑜之後他真是又羞又急明知這包藥粉不是芳瑜着人送來的。但又想不起是誰坑害我想破壞我清白軀體其時便咬牙切齒將那半包不曾吞服的一古攏兒拋掉在院子裏近來楊氏因爲女兒的病沒有起色心裏十分焦急特地命萬榴去尋覓芳瑜想同他商議或是仍請伯樂爾先生前來診視不料沒有一會功夫萬榴早跳進門將芳瑜打罵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訴了楊氏楊氏聽了還不肯相信文鵠早在房裏含淚說道各人有各人的事媽又何苦白叫榴兒去討人家沒趣……說着便招招手命萬榴進房又拿話安慰了他一番問道鄭家哥哥爲甚事打你敢是你得罪了他嗎

萬榴急道我好好同他講話他兀自氣得一副鐵青面孔姐姐你不知道我上次拿土狗子嚇他的那個女瞎子正同他坐在一處呢我不過罵了那女瞎子幾句鄭家哥哥便跑過來打我……文鶻此時不由心裏動了一動因此便想起那藥粉子怕就這是頡雲小姐施的毒計隨卽嘆着說道你的嘴也太壞動不動就去罵人下次須得謹慎些才好萬榴將頭點得一點忽的伸手在口袋裏去掏摸笑說道姐姐離我們這裏不多遠不是有一座土地祠兒奇怪那花花碌碌的牆壁上貼了許多黃紙有一張上面還寫着姐姐名字冷不防被我揭得下來帶回家給你瞧瞧看是甚麼頑意文鶻聽了已大大吃了一嚇顫巍巍的拿手去接原來是一首半通不通的寶塔詩『文鶻如鬼魅賽神仙三重茅屋二九芳年瓦甌盈盈破金鈴的圓日共阿媽並坐夜和麻子同眠可惜嬌娃污白璧定教老父哭黃泉』文鶻看完忽的

直着嗓子大叫一聲不好了。登時暈厥過去。猩唇邊的鮮血和水一般直瀉出來。楊氏剛在廚下忙得摔了碗蓋什物三脚兩步跨得進房。嚇得眼淚鼻涕一把抱住文鵠心肝兒子的喚個不住。（我聞此語心骨悲）萬榴也噤住了。暗想不過一張紙帖兒怎麼將姐姐弄成這個模樣。又怕母親要埋怨自己。不該將這東西給姐姐看。當下趁熱鬧裏早將那帖子撕得粉碎放在嘴裏一頓嚼躲向外邊去了。文鵠雖然漸漸甦醒。無奈那血淌得不止。楊氏哭着用手帕子替他揩抹重行扶他上床躺着。已是一絲半氣。面色如紙。一時要哭又哭不出來。只微微將臉色苦了苦罷了。楊氏慌了手脚急切又不見萬椿沒處和人商量。一直等到傍晚。那天偏又雪花亂舞。眨眨眼地上已積了二三寸厚。屋裏又冷。一盞油燈通不明亮。好不容易見着萬椿同萬榴攏手回家。兩人在擔下撲身上的雪片兒。楊氏忙喚進萬椿。告訴他姐姐病勢。

危急萬椿驚道我早間出去姐姐不是好端端的坐在屋裏怎麼一會子又開起來了一面說一面早跑近文鵠床側文鵠將他望了望又閉上眼睛一聲兒也沒言語萬椿含淚在背地裏同母親說道瞧姐姐這次光景狠是不好媽爲何還不替他趕緊設法楊氏哭道有甚麼法子想呢早起打發榴兒去請鄭家哥哥鄭家哥哥又不肯來伯樂爾先生是他的朋友他不來誰去送信給伯先生只好白望着你姐姐死罷了萬椿道這個如何使得伯先生設的那所醫院原爲的救人性命不問薦生的人都可以送去診治何況姐姐已經病成這個模樣等我跑去告訴他包管他聽了立刻就來楊氏拭淚說道這般大雪再將你凍壞了怎好萬椿道便算我受了凍不見得一時會病如今總須先忙着醫好姐姐的病要緊……說畢頭也不回真個衝風冒雪徑自向普惠醫院行去天色雖是陰黑那道路上的積雪却照耀得十

分。明。亮。走。了。一。截。多。路。那。雪。勢。格。外。猛。烈。隨。着。北。風。直。望。衣。領。裏。亂。舞。亂。撲。
心。慌。意。亂。還。跌。了。好。幾。個。筋。斗。好。容。易。瞧。見。那。醫。院。紅。牆。門。前。斗。大。一。碗。電。
燈。綠。沈。沈。的。在。那。裏。放。光。萬。椿。走。近。院。門。不。防。兩。扇。門。已。經。關。閉。起。來。他。捏。
着。一。雙。拳。頭。只。顧。向。門。上。擂。打。過。了。好。半。晌。方。才。有。人。將。門。開。放。沒。好。氣。的。
問。道。你。這。孩。子。是。打。那。裏。來。的。萬。椿。陪。笑。說。道。我。是。特。來。請。伯。先。生。診。病。請。
老。爹。向。伯。先。生。轉。達。一。句。我。性。萬。名。字。叫。做。萬。椿。住。的。地。方。離。這。裏。並。沒。有。
多。遠。那。人。冷。笑。說。道。孩。子。好。沒。眼。色。三。更。半。夜。天。上。的。雪。又。落。得。利。害。外。國。
人。是。最。怕。冷。的。他。這。時。候。肯。跑。到。你。家。去。看。病。好。了。我。替。你。將。名。字。寫。在。掛。
號。簿。子。上。等。明。天。出。了。太。陽。請。伯。先。生。到。府。上。來。罷。萬。椿。笑。道。老。爹。何。必。苦。
苦。同。我。爲。難。我。知。道。你。們。醫。院。的。規。矩。不。見。得。半。夜。三。更。拒。絕。人。家。不。許。看。
病。的。道。理。那。人。將。萬。椿。望。了。望。不。覺。笑。起。來。說。道。瞧。你。這。點。點。年。紀。說。出。話。

來到還有斤兩呢。怪我小覷你了。既這樣講我們醫院裏規矩。日間出診掛號金十元。夜間出診掛號金二十元。罷罷你快將二十元交給我。我替你進去回明伯先生。你便先行回家等候着罷……這一句話却把萬椿嚇噤住。忙想了想重行陪笑說道二十元呢却不打緊。不過舍間一時措辦不及。好在我有個鄭家哥哥同伯先生是好朋友。在先家姊的病曾由鄭家哥哥陪着伯先生去瞧過好幾次。今夜權將這筆號金記在鄭哥哥賬上。隨後由他償還。斷不誤事。那人聽了這話早放下臉色說道我們外國人辦事極其認真。從不曉得甚麼叫做記帳。誰又知道誰是正哥哥歪哥哥呢……一面說一面早撲的將門關得像鐵桶一般。萬椿呆了一會不由指着罵道你也是一個中國人呀怎麼做了外國人的一個奴隸。便將眼睛長在額角上欺負我們同胞起來了。這事怎生好呢。萬一我姐姐的命捱不到天亮。伯先生便

趕得來又有何用這不是全誤在我一個人身上了且不管他等我再跑去哀告鄭家哥哥務要求他幫個忙兒將伯先生請到家裏才好……主意已定隨又踏着雪地直向芳瑜那座別墅趕來偏生不巧家人們又告訴他說少爺被趙公館裏大小姐約他賞雪去了這時候還不曾出城怕醉了歇在趙公館裏也未可知（一邊歡娛一邊慘厲寫來可發一嘆）萬椿摸了一個空也叫做沒法只得飛奔回家剛走入屋裏便哇的一聲哭了楊氏問他他說不出甚麼只是哽咽得無休無歇良久方才向他母親說道誰叫我們家裏精窮到這步田地呢可憐人在世上如果沒有的錢任是甚麼病都沒有好的指望了我們年紀小剛在學校裏讀書又沒有本領出去尋半個銅鈔做兄弟的若是有二十塊洋錢在手裏也不至自望着姐姐受這樣痛苦……當下便將適才的事迹一一告訴了楊氏楊氏忙安慰他說道這也沒

有法兒呀。好兒子。你休得爲這個傷心。好在你姐姐的手腳已漸漸回煖。料想一時不至出甚麼岔枝兒。等到明天再瞧光景罷。你快將溼鞋襪子脫下來。我替你烘着。你也辛苦了。同榴兒在鋪上歇一歇也好。萬椿搖搖頭不肯去睡。陪着母親一同坐在姐姐房裏。等得疲倦已極。他便彎在姐姐被窩旁邊。不多一會。早已鼾聲大作。楊氏不住的向文鵠問茶。問水。文鵠有氣無力的擺了擺手。其時約莫三更將盡。已轉四更。那雪還不會住。打在窗紙上沙沙作响。遠遠的又聽見院子裏松竹被風震盪的聲音。村裏的雞聲已啼了四五遍了。那天光只不肯發亮。楊氏悄沒聲兒。坐在燈下。除得兩行清淚。也沒有人可以談話。再望望火鉢子。灰已冰冷。頓時覺得渾身寒戰。牙齒兒捉對廝抖。（此境難堪）好不容易瞧見窗紙上透進一縷清光來了。便站起身。子將燈吹滅。這時便聽見文鵠倚在枕上咳嗽。楊氏忙問他。覺得怎樣。文鵠。

答道。此刻覺得神志清爽了些……楊氏因爲他有一天一夜不能開口了。居然此時能談心。不覺喜歡起來。說我到廚下去熬碗粥湯。你喝罷蠍蟹剛走出房。猛覺得外間有人敲門。還疑猜伯樂爾先生前來診視。便喊萬椿下床。萬椿一翻身。揉了揉眼睛。便直往外跑。看見天色已是晴好。只有那多厚的雪。凍得像琉璃一樣。將門開放。誰知却是隔壁住的杜秋紅。含着滿臉眼淚。跑入裏面。望着楊氏哭道。我媽沒了。（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楊氏吃了一驚。忙問道。你媽不是活跳新鮮的。如何在一夜裏就沒了。秋紅又哭道。他不是死。是跟着一個人逃跑了。爹在床上氣得發昏。叫我過來。問一聲兒。看瞧見我媽沒有。楊氏笑道。孩子。你媽既是逃跑。也沒有跑來我們屋裏的道理。我問你。這帶你媽逃跑的畢竟是誰。秋紅說道。我認得。他是一個麻子……其時文鵠在床上偶然聽見。麻子兩字觸起那揭帖上的話。不

由提高喉嚨喊秋紅進來。秋紅跳得進房。文鵠含笑問道：怎麼你們屋裏也鬧起麻子來了？（語氣可想）這麻子你可瞧見過？他沒有秋紅忙道：我如何不曾瞧見過？有一次乾娘將我攜帶回去……文鵠詫異說道：誰又是你的乾娘？我聽了總不大懂。秋紅又道：我這乾娘不是到姐姐這邊來過的？他姓趙，他一定要我做他的乾女兒。他便同我媽認了乾親。家母彼此常常往來。好不親熱呢！文鵠點頭說道：哦，原來就是他。你且再往下說罷。秋紅道：我在乾娘公館裏同他家那個珠官官有時候也跑向書房裏去耍。頑這麻子便是他家的教書先生。我因爲他那麻子生得奇怪，長在臉上活像許多蜂窠。由此便在心坎上畫了一個稿兒。任是他爛了屍化了灰，我都記得不知怎麼那一天這麻子忽然發現在我媽身邊。過後我便問了媽一句：說這麻子我認得他。敢是乾娘打發他說甚麼來了？好姐姐，你評評這個理。我便問。

一問也沒打緊。不防我媽便伸手打了我一個耳刮子。瞋着我多話又吩咐我不許去告訴爹。若是爹知道了便要揭我的皮。我吃媽打過之後雖然不敢再說甚麼。我却在夜頭早晚留心瞧他們的形迹。果然見那麻子幾乎沒有一夜不來。媽此番不是被他拐走更有誰拐走我媽呢。媽這一走叫那個煮飯給我爹吃。爹不要活活餓死……楊氏同萬椿在旁邊聽了都各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却好萬榴業已醒轉穿好衣服用個木盆在房裏洗臉。聽見秋紅這番話。他早跳得近前使勁將秋紅一扯笑道：「你儘哭有甚麼用？還不趁這時火車到火車站上一把就許把你媽撈得回來？」秋紅哭道：「我是一個女孩子。我同你去快去。」沒的遲了就趕不上了……說着毫不怠慢立刻牽着秋紅袖子在雪滑得出去。楊氏忙在後面攔道：「榴兒回來……榴兒回來……」

來。今天。又。不。是。星。期。難。道。你。不。要。去。上。課。萬。榴。一。面。走。一。面。說。道。還。是。上。課。要。緊。還。是。趕。人。要。緊。便。是。讀。書。也。爲。的。學。着。書。上。去。做。事。沒。的。抱。着。死。書。去。過。日。子。又。悄。悄。向。秋。紅。說。道。快。不。要。理。我。媽。的。話。等。我。們。將。你。的。媽。趕。得。回。來。好。叫。你。爹。歡。喜。（視。世。間。更。無。難。事。）兩。人。真。個。頭。也。不。回。徑。自。走。了。再。說。文。鵠。將。這。件。事。在。心。裏。籌。劃。了。一。會。他。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有。甚。麼。猜。測。不。出。頓。時。恍。然。大。悟。不。覺。失。聲。一。笑。（忽。寫。一。笑。字。自。此。大。澈。大。悟。病。有。轉。機。矣。）兀。自。扶。着。枕。頭。輕。輕。坐。起。楊。氏。忙。上。前。扶。掖。他。也。不。要。又。道。媽。到。外。間。去。料。理。瑣。務。讓。我。靜。坐。一。會。兒。養。一。養。神。楊。氏。忙。不。迭。的。答。應。趕。緊。跨。出。房。外。萬。椿。也。收。拾。收。拾。自。去。上。學。文。鵠。望。了。望。見。四。下。裏。沒。人。忽。的。笑。着。說。道。我。可。歎。麼。我。記。得。昨。天。轟。然。瞧。見。那。揭。帖。上。的。話。便。兀。自。氣。得。暈。厥。過。去。幾。乎。母。子。姐。弟。不。得。相。見。要。知。世。界。上。原。有。這。一。種。陰。賊。險。狠。的。小。人。或。

是。忌才。或是。妬色。他。明白的。不能。奈何。你。他便想出種種的法子來敗壞。你。的名譽。惟有。這匿名的作用。格外。險毒。分明和你反對。他偏不負責任。叫你。辯訴。也沒有。辯訴的去處。虛空之中。不能。無蜂螯。便不能。沒有。這種小人。我。無辜的。和這種小人。去較量。便是。讀書養氣的功夫。不曾到純熟的地步。這。是一層。再論。我當時生氣的緣故。或者。因爲。這揭帖上話。污穢了。我恐怕。給。別人看見。疑惑。我幹出不端的事。於愛情上。便有了妨礙。這更錯了。我已打定。獨身主義。不再嫁人。既無所謂愛情。更無所謂汚穢。我便做了落花墮溷。人固無須用其憎嫌。我便做了美玉無瑕。人亦無須用其憐惜。（語語解脫，語語怨毒，又語語針對芳瑜）咳。一般姊妹們。便誤在這些上面。有時不免失聲長嘆。說是不幸。做了一個女子。其實男子與女子。究竟有何分別。我總覺得。他們將形質看得太重。轉將這靈魂看得太輕。要知吾人形質。偶然爲。

天。所。賦。天。原。沒。有。甚。麼。容。心。你。處。處。的。將。自。家。形。質。看。做。同。男。子。有。了。異。點。
心。地。自。然。不。能。乾。淨。心。地。既。不。能。乾。淨。那。情。魔。孽。障。少。不。得。要。乘。機。竊。發。靈。
魂。上。便。須。受。着。大。大。的。痛。苦。講。到。我。這。肺。病。固。由。於。外。襲。風。寒。亦。未。嘗。不。由。
於。內。傷。憂。鬱。文。鵠。文。鵠。你。也。枉。自。讀。了。幾。年。書。如。何。這。點。點。關。頭。尙。且。打。他。
不。破。萬。一。昨。日。竟。一。氣。而。死。不。獨。這。如。花。弱。質。眨。眨。眼。化。爲。塵。土。但。是。輕。輕。
的。將。我。那。老。母。拋。撇。下。來。叫。他。如。何。排。遣。得。過。從。今。以。後。我。便。拋。棄。一。切。冥。
心。寂。慮。與。道。默。契。保。持。得。我。一。分。元。氣。卽。盡。得。我。一。分。孝。養。譬。如。我。這。身。子。
已。經。死。去。今。日。重。行。活。轉。也。好。……想。到。這。裏。精。神。益。發。覺。得。爽。快。便。呼。着。
母。親。要。一。碗。粥。吃。正。是。

怨女癡男 情絲自縛

立地悔悟 是爲上着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七回 奮義俠雙稚趕逃人 暗良朋一言釋前隙

再說萬榴扯着秋紅一口氣跑至車站只見人山人海擁擠不開火車的機器房正在那裏上煤一道黑烟隨着北風在半天裏天裏兩旁路上堆着無數箱籠行李中間祇有一條小路放人出進許多警察腋下夾着一根黑漆棍子向四面梭巡萬榴也不顧好歹一手牽着秋紅從人叢中擠入那所大柵欄裏面叫聲苦不知高低也不知有多少男男女女他們身軀又矮左右不過在那些人夾肢窩下鑽來鑽去從那裏去尋覓巧娘他們影子萬榴擠得滿頭大汗秋紅見這模樣又急得要哭萬榴驚見柵欄盡頭有一株合抱不來的大樹半邊枝上都堆着凍雪心生一計引着秋紅到樹底下叫他站在這裏莫動脚步抬頭向那樹瞅了瞅立刻手移腳盤攀着那樹的桺杈兒踏着那樹的窟窿兒一直猴到樹頂居高視下被他瞧得十分明瞭果不其

然。竟。被。他。瞧。見。巧。娘。同。一。個。少。年。並。肩。立。在。那。賣。票。房。外。談。笑。他。這。一。歡。喜。幾。乎。笑。得。跌。了。下。來。更。不。忘。慢。從。樹。上。順。溜。而。下。脚。踏。實。地。輕。輕。將。秋。紅。袖。子。一。扯。說。你。媽。有。了。秋。紅。驚。問。道。在。那。裏。呢。萬。榴。笑。道。我。在。前。面。開。路。你。緊。緊。跟。着。我。包。還。你。一。個。活。跳。新。鮮。的。媽。……萬。榴。此。時。使。出。平。生。蠻。力。吼。了。一。聲。將。那。些。人。推。得。跌。跌。撞。撞。衆。人。見。他。們。是。兩。個。小。孩。子。也。不。好。同。他。們。計。較。轉。放。開。一。條。路。來。讓。他。們。行。走。看。看。離。巧。娘。站。的。地。方。不。遠。萬。榴。悄。悄。的。指。示。了。秋。紅。笑。道。你。快。上。去。扯。他。罷。我。在。旁。邊。等。你。停。會。子。好。同。你。媽。一。路。回。去。(也。使。乖。巧。然。乖。巧。之。中。却。又。含。有。稚。氣)秋。紅。一。雙。小。眼。睛。此。時。已。全。注。在。巧。娘。身。上。不。由。心。裏。一。酸。一。把。扯。着。巧。娘。袖。子。哭。道。媽。你。在。這。裏。幹。甚。麼。(若。忘。其。爲。逃。走。也。者。天。真。可。愛)爹。在。家。裏。着。急。的。了。不。得。媽。可。憐。也。該。回。去。……巧。娘。做。夢。也。想。不。到。秋。紅。這。時。候。會。跑。來。尋。他。登。時。吃。

了。一嚇（此是初念尙有天良）忽的放下一副面孔吆喝說道哎呀你這孩子是誰誰是你媽你休得錯認了人……卜麻子得了他這口氣也便大着胆上前來奪秋紅的手秋紅死命扯着那裏肯放兀自哭嚷哭鬧其時早驚動許多人圍攏來觀看有人便說秋紅年紀輕錯認了人也是有的有人又說錯認了人斷不至錯認了自己的媽這當中難保沒有別的緣故萬榴在旁邊聽得清楚暗想這時候須得用着我了（爲人爲澈煞是可敬）立刻跳入圍場當中手舞足蹈彷彿演說似的將巧娘如何相與卜麻子如何同卜麻子逃走的話一一對着大衆宣佈巧娘這才知道秋紅原是萬榴攜帶他來的忍不住心頭火發指着萬榴罵道榴兒你這小猴子我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如何恁地誣讐我……萬榴聽他這話並不去和他辯駁轉望着衆人笑道諸位可聽見嗎他不肯認他的女兒他轉認得我叫做萬榴

(眼前妙諦真是快人快語) 我合他家原是緊鄰。可想我們並不曾錯認……衆人都不由哈哈大笑起來。當下看的人越發多了。早見外邊搶入一名巡士。上前查問。見秋紅扯着一個少婦不放。他便用那棍子指着說道。有我們在這裏。你放下來。有話好說。秋紅看見那巡士威嚴的樣子。不敢不依。只得且鬆了手。巧娘却不慌不忙。從卜麻子手裏拴過那個小皮包。嫣然一笑。向那巡士說道。我們借一步說句話兒。說畢。分開衆人。徑自前走。說也奇怪。這時候那個巡士好像頑鐵吸了磁石。不由笑嘻嘻的跟着。巧娘轉過牆側。巧娘彎過一隻玉臂。輕輕勾着那巡士頸項。把一個櫻桃小嘴緊密。密的貼在他耳朵旁邊。嚙哩咕嚙了一陣。那個巡士已被他這一陣粉香脂。馥薰得發昏。況且皮包裏的物事又分潤了好些。巡士沒命的只顧將個手。望自家懷裏亂揣。連連說道。這個我理會得。不由分說。重行轉至秋紅身旁。

楞着眼睛喝道：孩子，你錯認了人了？你媽不在這裏停會子等你媽來了。再行扯着他不遲。（全是騙小孩子話妙絕）秋紅囁道：這分明是我的媽。你不許我廝認。那裏還會跑出一個媽來……秋紅說話的當兒，一眼已瞧見巧娘同卜麻子揚長漾得開去，十分着急，便要上前去追趕。他們巡士笑嘻嘻的將秋紅一把扯住，說道：這地方容不得你放刁。快別要如此！秋紅被他緊緊握着雙手，如何施展得？只是放聲大哭。萬榴覺得這一齣好戲，生生的被這廝攬壞。腦門子都氣破了，挺了挺胸脯子，上前指着那巡士罵道：你這狗養的！如何顛倒攏着我們這私逃的賤婦？是他的媽，並不是你的媽！你兀自幫着他，他則甚？（罵得痛快）巡士不防，百忙裏會跑出這强硬孩子來。又因他罵的話實在刻毒，氣憤已極，一面放下了秋紅，一面舉起那根哭喪棒。子比頭還高學那武松打老虎的身段，豁拉拉直向萬榴腦袋上劈得過來。

衆人都替萬榴捏一把汗（旁寫一句其勢危急）誰知萬榴却不去躲閃（危急之至）說時遲那巡士棍子剛劈到地那時快萬榴早從他下三路直奔進去使勁將個頭在他小肚子上一撞那個巡士站立不住一個倒栽葱直跌在泥裏半邊制服污得像個黑狗一般衆人暴雷也似的喝采不住從這喝采聲中聽見那火車已吹着第三番汽笛趕火車的人怕誤了時刻到有一大半紛紛搶着上車（巧娘也在其內可知）祇剩下些送客的男女和一班挑夫同賣熟食的圍在那邊觀望熱鬧巡士一咕噥跳起又羞又急早從身邊掏出一個叫人鈴子使勁一吹外邊所有的巡士都一齊擁入來見先前那個巡士已扯着一個小孩子在那裏廝打他們也不再問情由只喊着快將這小雜種帶入所裏去任是萬榴再勇猛些如何抵敵得住這些漢子登時被他們橫拖倒曳抓向棚欄外邊去了秋紅遠遠的見這勢頭

不好從人叢裏溜將出來已不瞧見萬榴的影子心裏着實害怕拔起步來就走想回去報信叫萬椿哥哥設法來救他心慌意亂離了那車站已有一里多路漸漸人烟稀少四圍都是曠野地下的路又被雪遮滿了辨不出甚麼方向只顧低着頭往前奔走不防這時候就樹林子裏又捲起幾陣北風骨都都的黑雲又佈滿天際可憐他從早間和榴兒出來在車站裏一直鬧到午後水米還不曾下肚眼看看日頭又快落了又冷又餓兩隻小腿像棉花一般有些動擗不得自家又記不清原來的路徑本當向東南行去他偏投奔西北上來再望前面連行路的人全都沒有了急得只是要哭抬頭一望偏生那天又降下許多雪珠子打在身上沙沙的響急切想尋個避雨所在却好見側首有座土牆像個庵堂模樣他搶近幾步去推那門推了半會只是文風不動約莫已近黃昏時分門前幾株大樹盤着好些老鴉不住望

自己刮刮的叫。叫得秋紅毛髮直豎。那裏還敢停留。依舊跑向大路上衝風冒雪的想跑回家裏。跑得沒多遠被那凍雪一滑。早跌入一個坑坎。掙扎不起。光是翻着眼睡在雪裏等死。也是命當有救。（偏作此語使我忍俊不禁。）在這個當兒忽從遠道上來了一個江北侉子。這侉子名字叫做王五。先前本在杭州城裏拉車子度活。後來因為他吃酒好賭。經車行裏趕將出來。近來正窮得要死。今天剛在一處小鎮市上想和熟人去借錢。錢又沒曾借得。正沒好氣。一路上唱着三娘教子。排悶從黑影裏忽的瞧見雪映着一堆花碌碌衣服極是整齊。走得近前原來是一個小女孩。心裏不由動了一動。正待伸手去剝脫他的衣服。覺得那孩子還不會死。鼻子裏依舊微微呼吸。吸益發歡喜。隨卽將他抱入懷裏。大踏步直奔回家。秋紅經他煖氣這一漾。早就醒轉只是不能開口。只見那侉子用腳將門踢得開來。（雙手抱着秋

紅不能施展可憐）其實並不是門是一扇破蘆芭擋着烈烈的笑喊道大嫂叫你歡喜我拾得一件寶貝回來了……接連便聽見內邊有個女人答應那屋子又是黑洞洞的一星燈火也沒有好像那女人便從床邊上摸出一匣火柴嗤的一聲將牆角上一盞煤燈點亮笑道寶貝在那裏呢那侉子便將秋紅放落在一張矮鋪上笑道你瞧這不是一件寶貝……說着見秋紅已有了知覺他便轉口說道可憐這小姑娘凍在雪地裏我們那裏不去做好事所以巴巴的將他救得甦醒屋裏記得還有些糙米快煮點粥湯來給這小姑娘接口氣兒那女人也便會意並不答他的話早就一個破鍋裏燒起火來（寫得滲瀨怕人）秋紅留神瞧那屋子全是竹篾和柴艸搭成的也沒有隔間空空洞洞的只有一張床鋪鍋擋在門側那烟直往裏撲女人一面燒火一面對他漢子說道可不怪嗎適才你那老不死的媽還跑來

和我借米。幸虧我有主意不曾借給他。若是被他借去。這時小姑娘那裏來的粥吃可惜。這粥又不多。你讓我陪小姑娘吃了罷。你若是餓牆洞子上還有兩個饅饅掏出來嚼吃也好。王五笑道使得使得……說着便掏出饅饅。又剝了好些葱蒜夾在饅饅裏吃得狠有滋味。又喃喃的罵道大嫂這老東西。益發背霉了。顛倒和我來借米。他借着菩薩名目收得人家香錢。我和他借他便死命掙勒着不放。有一天我都要做出來給你看。問他死了可能帶這錢到陰司去不成。（駭語駭絕全爲下文影射）那女人忙向他丟了一個眼色。擋着說道：你敢是又在鎮上吃醉了。有人在這裏。你又胡說亂道其實你這顆心再軟不過。不知爲甚說出話來比鐵還硬。王五笑道難得大嫂便知道我的心。我若不是心軟何苦白救人了。還給米他吃……兩人一遞一句正說得起勁。忽見秋紅在床上翻了翻身子。王五便趁勢問他的住處。

因何迷失在大路上。秋紅便不肯告訴他在火車站的事情。只略略說了自家住的地方，哀求他趕快送我回去。王五想了想，笑道：姑娘，你走錯了路了。你家住的那湖嘴子離這地方已下來十七八里。今夜是萬趕不及，包在我王五。侉子身上。明天起個清早送你回家。只消你的爹媽多賞我幾個酒錢，我也算是救人救澈……秋紅聽他這話，到安了好一半心，却好那女人已將粥端至面前。秋紅是餓極了，便整整吃了。一大碗倒頭便睡。（寫出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夫妻倆攏掇攏掇那女人便睡向秋紅脚後，指着鍋灶旁邊一堆柴艸叫王五權且在那裏安歇。王五當時抽了兩袋潮烟，磕着烟袋，棍子笑道：你想這不是我們的造化嗎？像這隆冬，天氣打那裏去尋覓油水，天可憐我平空掉下這場好事，瞧他這玫瑰龐兒，像西洋畫裏美人一般。將他帶到上海，多則整數，至少也可值一二百元。我們便有好幾年快活日子。

過了只是這盤纏打那裏去籌劃呢。外甥女兒那邊（伊何人歟）你也有好些時不跑去看他了。你便告訴他這事順便向他告貸幾塊洋錢。這是有得撈本兒的。比索詐不同。他道不得便不肯允。你那女人向他嘆了一口罵道。你又糊塗了。這是一件甚麼勾當容得你打艸驚蛇去告訴別人。況且你那外甥女兒久經賣給人家。（又一點）那幾次你跑去蔥惱吃的那虧還不算。又叫我跑去討他家爺們的沒趣。你若愁沒有盤纏。偌偌……說着便用嘴向秋紅手臂上一努。笑道。這副小鑷子把來送到當鋪裏怕不是錢。這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到有一件事着實懸心。瞧他已有八九歲的孩子了。萬一在路上叫喊起來。愁你吃不了不兜着走。我想當初做這件買賣的時候。剩下來的哩藥還有天亮將他尋出來。騙他吃下去。益發叫他變做啞吧路上好走。（險極惡極）王五拍掌笑道。你這人真是玲瓏剔透心肝。若

叫。你。變。做。男。子。在。社。會。上。去。幹。一。番。事。業。包。管。是。個。頂。刮。刮。叫。沒。有。人。能。欺。
負。你。那。女。人。笑。了。一。笑。又。道。悄。沒。聲。些。防。給。他。聽。見。時。候。已。是。不。早。我。們。快。
睡。了。罷。……說。也。奇。怪。那。女。人。原。說。是。怕。給。秋。江。聽。見。誰。知。秋。紅。却。已。聽。個。
正。着。因。爲。他。心。裏。有。事。雖。然。睡。去。却。不。大。沈。重。夫。妻。倆。說。到。銀。鑪。的。當。兒。他。
便。醒。轉。後。來。又。聽。見。要。用。囉。藥。毒。他。秋。紅。又。是。害。怕。又。是。着。急。只。管。側。着。一。
雙。粉。耳。朶。在。旁。邊。靜。聽。身。子。却。動。也。不。動。好。容。易。等。到。他。們。熄。燈。睡。了。不。多。
一。刻。都。打。起。鼾。呼。聲。來。先。悄。悄。從。腕。上。褪。下。那。副。鑪。兒。繫。在。褲。帶。上。面。又。故。
意。咳。嗽。了。兩。聲。見。他。們。依。然。沒。有。動。擗。早。一。咕。喙。翻。身。坐。起。暗。想。我。分。明。遇。
着。拐。匪。了。若。是。挨。到。天。亮。等。他。們。醒。轉。我。如。何。抵。敵。他。們。得。過。不。如。趁。這。黑。
夜。離。了。這。地。方。還。可。以。趕。得。回。家。……想。到。這。裏。却。絲。毫。不。知。道。害。怕。好。在。
衣。服。並。不。曾。脫。躡。着。脚。步。走。至。門。側。輕。輕。將。那。扇。蘆。芭。推。過。一。邊。竄。身。到。了。

外面抬頭一望。烏光漆黑。幸喜有半輪殘月在那凍雲裏。忽出忽沒。（是個下旬夜色）他也不管好歹。仍舊折回原路。逆着氣往前跑了一截。路只是渾身凍得發顫。又不知這天幾時才亮。正在那裏張皇失措。忽的隨風送來一陣木魚聲音。秋紅驀然想起日間曾看見一所庵堂。莫不是這時候還有。人在裏面念經。不如去向那裏暫避一避也好。（於是知在先點出那所庵堂並非閒筆）他便隨着那木魚方向。趕得近前。早瞧見那門縫裏露出一絲燈光來。秋紅心中一喜。隨卽喊了一聲救命呀。救命……一霎時已見那門開放走出一個蒼顏白髮的老道婆。手裏提着一盞油燈。用袖子攏着那燈光。兀自搖閃不定。見了秋紅。很露出驚訝模樣。且不和秋紅說話。便將他引入裏面。順手將門關好。又用石頭頂着。（意是一救。不料又是一跌）跨過一方天井。便是三間平列的茅屋。堂上供着一所神龕。雖然有幔子遮掩。

却是灰塵積得有幾分深淺（先安一筆）那道婆將木魚經卷推過一旁便同秋紅對面坐下笑着問長問短秋紅便將如何遇見王五僥倖王五僥倖子如何要賣自己被自己聽得出來如何趕到這裏躲避的話一一告訴了道婆那道婆不由嘆唏一笑說道哦王五嗎他便是老身的兒子（一語駭絕）秋紅聽見陡然變了顏色那道婆又搖手笑道姑娘休得害怕他雖然是我的兒子却同老身斷了關係了這廝自幼兒不肯學好在家鄉裏專一和那些強盜殺人放火後來吃官司捕捉得緊才攜着我同他的婆娘一路逃遁到此他的舊性不改依然夥着一班流氓幹那不法的事老身氣他不過便在這荒庵裏出了家修修來世昨天因爲庵裏沒米那雪又不肯住不得已跑去和他們商議還吃那婆娘一頓發揮我至今恨得他們牙癟癟的姑娘放心我們吃齋念佛的人一點壞心都沒有難不成我還巴巴送信給

他叫他來捉你也是佛菩薩有靈在這五更頭裏我剛起來做早課不料便救得姑娘停一會天就亮了我親自送姑娘回家只是我這裏沒有東西給姑娘吃若是餓佛前還有幾個小饅首兒把來給姑娘點心可好不好秋紅含淚說道這到用不着我心裏飽悶得狠便拿來也吃不下去……兩人正說着話聽見樹上一陣一陣的老鴉聒噪佛堂裏已露出許多清光那道婆笑道阿彌陀佛天已大亮了當時便一口氣將燈吹滅預備向廚下燒一盆水來給秋紅洗臉這時候忽的外面撲通一聲敲得門响那道婆忙問是誰門外虎吼也似的答應了一句說是我……道婆同秋紅都嚇慌了分明那聲氣便是王五侉子秋紅急得便想逃走四下望了望又沒有後門（駭絕煞人）道婆臉上變了顏色也不問青紅皂白一扯將秋紅扯人廚下叫他做一團伏在那裏上邊用了些柴艸攔着方才緩緩走至門側掇那一石頭王

五。已。是。拳。打。脚。踢。擂。得。那。門。像。鼓。一。般。道。婆。顫。聲。說。道。你。着。甚。麼。急。呢。也。要。
讓。人。穿。扎。好。了。我。剛。剛。下。床。（語氣未畢可知）王。五。早。冲。着。問。道。媽。昨。夜。
可。有。個。女。孩。子。逃。躲。這。裏。來。不。曾。道。婆。忙。道。大。清。早。起。你。休。得。做。夢。誰。曾。見。
甚。麼。女。孩。子。王。五。將。眼。睛。一。翻。用。手。向。雪。地。上。指。着。說。道。你。不。用。狡。賴。你。不。
信。瞧。那。雪。上。的。足。迹。（情文相生，真有如此證據）道。婆。橫。身。攔。在。前。面。說。
道。真。個。沒。有。你。有。這。工。夫。快。向。別。處。去。尋。王。五。冷。笑。道。我。又。不。獸。放。着。這。現。
鐘。不。打。轉。跑。去。鍊。銅。不。成。你。這。老。東。西。休。同。我。瞎。三。話。四。且。讓。我。進。去。四。下。
裏。搜。一。搜。……說。時。更。不。怠。慢。早。大。踏。步。跳。得。進。去。道。婆。腿。都。嚇。軟。了。跟。在。
後。面。只。索。索。的。抖。王。五。先。趕。入。道。婆。房。裏。床。下。床。上。翻。騰。了。一。會。果。然。沒。有。
秋。紅。影。子。他。又。自。言。自。語。的。說。道。敢。是。躲。在。柴。艸。堆。裏。呢。一。面。說。一。面。拿。眼。
去。瞧。那。道。婆。見。那。道。婆。害。怕。的。形。狀。益。發。猜。着。九。分。心。裏。兀。自。歡。喜。搶。入。廚。

下。用手。將。柴。艸。掀。騰。在。一。旁。……這個。當兒。道。婆。叫。不。出。連。珠。價。的。苦。拿。得。
穩。穩。的。秋。紅。要。吃。他。看。見。了。說。也。奇。怪。王。五。雖。是。將。柴。艸。撮。得。空。空。的。想。半。
個。女。孩。子。也。沒。有。（半。個。女。孩。子。又。有。何。用。急。語。正。自。發。笑。）跳。入。天。井。裏。
嚷。道。左。右。不。過。這。三。間。牢。房。怎。麼。顛。倒。價。尋。不。出。來。敢。是。真。個。不。會。走。向。這。
裏。……說。完。這。句。話。他。便。一。口。氣。跑。出。那。庵。向。遠。道。上。追。趕。秋。紅。去。了。……

這。裏。道。婆。方。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落。下。來。暗。暗。說。道。這。不。是。活。活。見。鬼。嗎。
是。我。親。手。將。那。了。頭。藏。在。柴。艸。裏。那。廝。如。何。白。睜。眼。竟。不。曾。吃。他。搜。出。我。
只。不。信。等。我。再。去。望。一。望。或。者。是。菩。薩。有。靈。將。那。廝。朦。混。過。去。也。未。可。知。：
……道。婆。三。腳。兩。步。重。行。跨。入。廚。下。仔。細。尋。一。會。連。奇。怪。兩。字。都。叫。不。迭。直。
着。喉。嚨。嚷。道。跑。了。跑。是。打。那。裏。跑。掉。的。呢。我的。運。氣。怎。這。樣。不。濟。（觀。於。
此。語。更。爲。秋。紅。捏。一。把。汗。）又。翻。身。走。到。天。井。裏。見。四。邊。牆。頭。上。積。雪。動。也。

不動可知不是翻着土牆走的。（眼前妙諦）垂頭喪氣靠着桌子坐下。恨着說道我的好孫女兒（伊何人此等處須與王五言語參看）從今年春天便託了我瞧有好女孩子他們小姐要買一個去做使婢不幸我從五月裏便得了一場瘟病接連又聽見北京鬧着復辟兵荒馬亂早就將這話擱起中秋節後我去尋我那外孫女兒他又說小姐着急的了不得嫌他身邊那個小丫頭不好急於想買一個孩子去補數我雖然答應了他只是急切沒有合意的如今瞧這秋紅委實長得不錯我原思量將他哄騙下來送給我那外孫女兒去瞧看身價呢聽憑他們小姐賞我多少我也不去計較得了這筆油水多餘下來還想替菩薩裝一裝金偏生菩薩沒有靈應……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忽然聽見佛龕子裏那座觀音菩薩長長的嘆了口氣（文境恣肆使我駭絕）唬得那婆子渾身寒毛一根一根的都直豎起來（

誰叫你說他沒有靈應、如今有靈應了、一笑）呆了半晌方才說道：「你道怪嗎。（不知同誰說話、惶急可想）急切又不敢掀那神幔、瞧看後來忍耐不得先伏向蒲團上磕了無數的頭、又默默禱告了一會、然後起身揭了神幔、薰不、妨秋紅正伏在觀音右腳旁邊發喘呢。道婆這一歡喜心肝五臟乖乖兒子流水般叫將出來、一把將他抱落在地、笑問道：「好兒子、你怎生會躲閃到這裏？適才把我急煞了、我只愁你撞出去碰見那個砍頭的瘟神秋紅戰戰兢兢的問道：「他走了麼？」我聽得他進門時、我只愁那柴艸遮掩不住、悄悄沒聲的躲入龕子中間、自從他脚步子打從這裏經過、我便嚇得暈了過去、不省人事、到這時候方才悠悠醒轉。（補出一筆、可想道婆說話、他一共不曾聽見）天可憐兒、請婆婆快送我回去罷……那道婆忙跳起身子說：「姑娘、這話有理、我們趁時候還早便上了道兒也好……」兩人便出了那庵飛也。

似的向路上奔走。約莫走到午飯光景，已進入一座城門，六街三市，正自熱鬧。秋紅慌道：「婆婆走錯了，我家是住在城外。」道婆笑道：「你不省得進這城門，出那城門便離你家裏不遠。這叫做穿城過沒的，在城外去繞道兒。（全是由騙孩子的話）又走了一截路。那婆子便先將秋紅安插在一個熟媒婆家裏。哄他道：『我且去買點餡餃來充饑。』說了這話，徑自走出去，從刺斜裏跑入一家公館裏去尋覓他的外孫女兒。不多一會，笑嘻嘻的領着他那個外孫女兒進來。秋紅剛把兩隻小眼睛珠兒骨碌碌的向外邊張望，猛可的喊着說道：『密司姐姐，你打那搭兒來的？我急得要死！』這婆婆又不放我回家。（天外奇峯忽然飛至）那道婆不防秋紅會認得他這外孫女兒，嚇得臉上都變了顏色，嘴裏也迸不出半句言語。密司轉拍手笑道：『老奶奶，你真個越老，越背霉了。這是我們的乾小姐，你如何說是路上抱來的女孩子？轉想賣。』

給我們小姐使喚若是給小姐知道怕不夾臉子啐你……說着又將秋紅一把扯入懷裏笑問道乾小姐你怎生會碰見這老奶奶了秋紅哽咽說道我還不曾告訴姐姐呢在昨天夜裏先撞着一個男拐子後來便撞着這一個女拐子他口口聲聲說是送我回家冷不防轉來賣我好姐姐你須不要放走他密司笑道他是我的外婆也是窮極了才做出這樣勾當乾小姐瞧我情分在小姐面前寬恕他一句過後我叫他替乾小姐陪罪一面說一面又向那道婆笑道你老人家光在這裏發呆做甚呢一齊隨我們到公館裏去好聽小姐發落該殺該剐也是你自家尋出來的休得怨我……這時候那道婆免不得垂頭喪氣跟着他們一路走了媒婆家裏坐着許多人無不將這事傳做話柄……再說趙頡雲小姐原嫌着身邊那個小丫頭笨頭笨腦久經吩咐着密司的外婆替他另買一個小婢今天聽見密司說他外婆

已帶領一個女孩子到來。當時便命密司去瞧看自家坐在樓上等。候及至密司將秋紅引得上樓。韻雲見了笑道哎呀秋紅你是幾時跑來的我到有好多時不瞧你了……秋紅尙未及答應。密司將他一推。早笑着說道小姐。你敢是不相信這便是我那外婆送他來要賣給小姐使喚的了頭。韻雲正色說道你滿口嚼的是甚麼。你那外婆難道沒有耳朵不知道他是我的乾小姐。巴巴的將他送來戲弄我。密司笑道這個我可也不得明白。乾小姐你快說罷。秋紅便先將昨夜遇見王五侉子的話說了一遍。韻雲冷笑道密司。你聽見嗎。又幾乎被你那不肖的舅舅做出事來。這還了得。我可容不得他了……秋紅又說後來躲入庵裏吃這道婆救了他。今天原說送我回家不知怎生送到乾娘這裏來了。我並不說謊。乾娘自去問他……韻雲點頭想了。想又笑問道你好端端的坐在家裏爲甚沒來由跑向城外。沒的把小命

丢了。還沒有人知道秋紅聽見這話先流下淚來說道乾娘你不曉得我媽從昨天逃跑了我趕向火車站尋他轉來他兀自不肯理我我自沒法又認不得轉回的路徑倒在雪地上才吃那王五侉子看見頡雲吃了一驚忙問道（這一驚猶小）你媽爲甚逃跑他倒捨得將你拋掉下來秋紅哭道他不是一人走的有乾娘這邊的卜先生同媽站在一處我親眼看得明白絲毫不會認錯頡雲益發驚慌起來重又問道孩子家休得亂說我們這裏卜先生如何認得你媽會同他一路逃走秋紅忙道怎麼不認得從這十多天裏他也沒有一夜不歇在我媽房中媽不許我說我便不說只是那裏猜得到媽拋棄我們徑自走了呢……頡雲聽到這裏已自猜着九分先將秋紅安慰坐在外間便向密司招了招手密司進入臥室頡雲跌腳說道你聽見麼我白吃這廝的哄騙了他告訴我分明說是同萬家了頭混在一處如何

葫蘆插入瓜田裏他轉開到鄰居家裏去了如今益發做出這姦拐的案件
萬一將來被官司拿獲他再信口攀出是我的指使我這顏面何在（青年
女子誠不可妄有舉動頡雲不過以一念貪瞋幾至鑄成大錯寫頡雲者所
以凡爲女子者鑒也）而且要寒了鄭大少爺的心俗語說得好弄巧成拙
我這不是弄巧成拙了哇怪道昨天珠官整日價不曾到書房讀書說卜先
生請假外出你快吩咐小丫頭再去探聽着瞧他可曾回來沒有（還指望
他回來可憐可笑）密司笑道事已如此小姐急壞了也是沒用我那外婆
此時還坐在門房裏等候小姐發落呢我不許他走他也不敢便走頡雲嘆
道他雖然做下這歹事然而乾小姐畢竟虧他從你舅舅手裏奪轉回來他
的庵裏也狠清苦我這裏賞他二十塊洋錢命他出城去罷不許他逢人訴
說這事密司笑道這倒便宜那老奶奶了當時便揣了洋錢下樓去交給道

婆道婆不消說得自然是喜出望外千恩萬謝別過密司走了誰知不曾隔了一個多月那庵裏已發生一件命案由坊保稟入縣署說庵堂裏劈死一個道婆腦漿迸裂查得死者兒子王五同他女人都在逃未獲這件事不與本書交代是以替他略略敍過不提（隨手撥起隨手放下）頡雲這時正自沒精打彩少頃那小丫頭又回報上樓說那卜先生並不曾回來顯見得不知去向頡雲聽了益發愁眉不展只得先行出來安慰着秋紅叫他不必着急等你在此吃了午飯我這裏打發人送你回去……秋紅畢竟是個小孩子見識他轉高興在樓上頑耍也不想到那個萬榴被巡士捉去怎生結局這時候可曾釋放他出來不會……這是第三天的情事我這一支筆轉要倒敍過來叫諸君知道那一夜萬椿去請伯樂爾醫士曾經去求救芳瑜芳瑜偏生不在別墅裏那些家人回說在趙公館裏吃酒這話却一點

不錯。因爲近來芳瑜同他表姊妹們走動得很勤了。他舅母林氏自是歡喜却好。這一晚又是雪花亂舞。屋宇上都堆成一片瓊瑤。林氏湊趣便命人在一座小敞廳裏置備了羊羔美酒。留芳瑜在此消夜。自己怕冷却不過來奉陪。當那未曾吃酒之先。其時廳裏祇有柔雲同芳瑜圍爐坐着。背後侍立了幾個僕婢。廳外全都種着梅花。隨風透入幾陣寒香。來柔雲便笑道。今年這雪降得較早。蝗蝻是不消慮得。明年定然是個豐年。芳瑜嘆道。論目前中國現狀。危亡已迫於眉睫。年歲若再荒歉。這一班苦百姓們如何得過。這也憑着上帝的擺佈罷了。柔雲笑道。這話奇了。哥哥如何忽的崇拜上帝起來。在我便覺得上帝是無聲無臭。若要起衰振弊。還須憑仗着我們青年。我久經想勸哥哥。如今既講到這裏。也只索明說了。哥哥自從在中等學校畢業以後。爲何不思量進步向北京大學校裏去走一遭。轉躲在那個別墅裏。

蠍蠍蟹蟹的埋頭養靜要知道這並不是哥哥養靜的時候我到不信一個不曾建功立業忽的學那純盜虛聲的處士於家無補於國無補譬如當這白雪紅梅的天氣在那沒出息的少不得吟幾首詩做一篇賦以爲把來點綴風雅試問像這樣混來混去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天地間不是白白地生了他哥哥雖然道不得便學這樣人物然而那平湖風月遠領烟霞也不能便蹭場了你這一世芳瑜見他伶牙利齒說得咷咷咷咷的不由笑着答道妹妹這養靜兩字可是冤枉我了我又不是坐禪的大和尚何能拋棄一切其實我住在那個別墅對於各種科學不時的把來研究從不曾一點放鬆至於大學不大學呢我却不希罕他那紙文憑因爲我的主意決計不想在政界裏做事今年暑假後家父不是曾寄信來叫我到北京裏去應文官考試是我痛痛切切寫了一封回信嚴行拒絕陔我想我們中國未

必沒有好人。不過總誤在這虛榮上面。聽見做官比甚麼還快活。論他們這快活的用心就可以預料。他不能爲國民造福。今日的急務第一要從根本着手。我覺得舍改良社會外沒有再比他緊要的了。改良社會又全注重在你們一班女子。因爲女子是國民之母。沒有清潔高尚的女子。那裏會有清潔高尚的國民……芳瑜正說得津津有味。不防門帘外邊嘆噓笑了一聲。接速便聽見密司聲音喊着。大小姐來了。這裏便有僕婦們前去打開簾子。早見頡雲披着一件大紅猩猩兜兒。兩肩上還堆着些微雪。密司替他接過來。掛在衣架上。頡雲早伸着雙手向薰爐旁邊烘着。說哎呀好冷。又掉轉頭向芳瑜笑道。你適才說的這清潔高尚女子是誰。不是我說一句妄自尊大的話。怕除得我們姊妹倆以外。還尋覓不出第三個哩。我告訴你。你不用生氣。你在這裏同我們談笑。可知我家那個卜先生。他也趕着同別人談笑去。

了。你不相信儘問密司密司扭頭笑道這個我不理會得我只知道他傍晚出城趕向湖嘴旁邊那座村莊裏去住宿……他們說話的當兒衆多僕婦已忙着調排桌椅安頓杯箸三個人隨便坐入筵席芳瑜只是唉聲嘆氣端着酒杯子動也不動轉是柔雲笑道哥哥你這人真沒長進（快人快語）你適才還說的要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我却不服你因爲了一個女孩子便這般委瑣起來像你這種人隱逸山林使不得難道溺情兒女轉又使得且自丟開手罷沒的被外人聽見耻笑你……說着登時乾了一杯酒又偏着姐姐顏雲吃了芳瑜勉強呷了一口嘆道柔妹妹這話究竟還不知道我這顆心我同文鶻只是道義上的感情不但私情沒有便偶然談談話兒也從未曾流一點半點的狎褻不過因爲他這人才調狠好見識尤其超卓萬一病愈他定然能夠幫着我們去改革社會我只不信他會忽然的將生命名

譽看得太輕做了一個微瑕的白璧。天地生材甚難，既是生這樣人，又叫他這樣結果，這是我最痛心的事。你編派我溺情兒女，那就錯了。柔雲未及答言，韻雲早接着笑道：「這也難說。自古說得好：龍生龍，鳳生鳳。他到底是一個寒素人家的兒女，這些勾當是應該他們做的。誰都像我們生在這富貴門第，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守。這身子把來當做寶貝似的呢。（肉麻語，令人作嘔。）」芳瑜聽見他們說的這番話，狠覺得有些刺耳，勉強吃了半碗飯，便散坐開來。（此席真乃烏合。）見時候已是不早，進去辭別了舅母，兀自回了自家公館歇宿。第二天方才到那別墅，家人們上前告訴他：「昨夜萬椿來尋覓少爺。」芳瑜氣憤憤的說道：「他呢……」說着便上了樓，推開窗子，看四山的雪景。見道路上却沒多行人，剛自凝眺，驚見遠遠一叢樹林裏走出一個人來。身上披着大衣，將兩隻手揣入口袋裏，瞧那神情，剪直是醫院裏的伯樂爾先。

生後面還跟着一個細崽替他提着藥囊皮包。匆匆走入自家別墅那條路上。芳瑜大喜忙叫人前去迎接。不多一會果然那個伯樂爾已跨得上樓。芳瑜搶着握了握手笑道我們到有好些時不見了密可忒大安伯樂爾笑道彼此都好只是先生近來可曾去會貴友萬小姐沒有芳瑜陡然變了顏色。冷笑道我近來同那萬文鵠已取消友誼先生問他則甚。伯樂爾驚問道這可就難怪了據說這人昨夜病勢十分危迫。芳瑜哈哈大笑說道先生這話從何得來簡直是沒有影子的事。並非我肯於攻訐人的陰私。然而彼此都算是至好却也不必瞞着先生我探聽得那人昨夜正同他一個知心密友在園中繕繩……伯樂爾不等他的話說完忙正色說道先生對於這事還是親眼看見的呢還是得自傳聞。芳瑜笑道雖然得自傳聞却另有真實證據……其時芳瑜便將外間的揭帖同卜麻子偷情的話滔滔說了一遍。伯

樂爾一面聽着一面不住的在那地毯上走來走去。啞然笑道：「這便算做真實證據嗎？你依舊從別人口裏探問得來的？我不怕先生聽了生氣，像你們貴國裏的人遇事都沒有定力，最容易爲人煽惑。那些奸謀詭計，遂得乘隙而入。（議論明確，真好伯樂爾。）貴友萬文鵠兄弟也曾同他會過幾次，至於他那貞靜端淑，要算在貴國是一個好女子。道不得便自甘暴棄，或者因爲他平時過於俯視，一切無意中得罪了人人，便拿這樣話來譖讟。他也是有的，並非我無故的替貴友辯護。我確知道昨夜他的兄弟跑去請我診視，說他肺病大劇，吐血不止，忍耐我們那個門役，當時不曾替他進來通報。今早才將號簿取入來給我閱看，我還申斥了那廝幾句，所以匆匆的將門診料理完畢，特地趕過來奉訪。想同先生一路去看視貴友，不料先生忽然說出這番話，兀自不叫我疑心……芳瑜此時已沒做理會處，自言自語說道：

這就奇極了。那姓卜的敢是真個不會同他混在一處。伯樂爾笑道：「這有甚麼難處？我們快去走一躺。」包管瞧得出形迹。芳瑜說道：「先生尙且如此熱心，兄弟如何肯再行固執？有累尊駕。我叫他們前去備馬。」伯樂爾笑道：「誰耐煩騎馬走的？還爽快些……」說着便先下樓。芳瑜也就跟着出了門。細崽忙趕得上。前二個人錯綜行着。剛走近萬家門首，驚見院落裏圍着一大堆人。芳瑜見他那位老伯馮道成也在裏面，指手劃腳的講話。萬椿低着頭垂淚。師母楊氏又一搭眼淚，一搭鼻涕哭着。芳瑜猜是文鶻有了甚麼變故，忍不住心頭突突的跳。分開衆人近前請叫了一聲師母。楊氏見是芳瑜，不覺笑起來。說道：「好了！好了！」鄭大少爺來了，快替我們想個法子。我家榴兒同隔壁秋紅都被警所裏捉了去了。適才有人在那裏親眼看見的跑來送信給我。將我的魂靈都嚇掉了……芳瑜其時方知道與文鶻沒有關係，又見楊氏

說的話沒頭沒腦不覺笑問道榴兒是一個小孩子他又不會犯法在甚麼地方會被警所裏捉了去楊氏又道便因爲今早秋紅來說他的媽跟着一個姓卜的麻子逃跑得不知去向也是我家榴兒不好他不問青紅皂白便拖着秋紅向火車站上去追趕他們也不知碰見他的媽沒有遇着一個巡士轉將榴兒同秋紅捉去了（其實秋紅並不會被捕然而道路傳聞確有此種誤會）芳瑜聽到這裏不由恍然大悟（至此方做足目錄中釋前隙文字）掉過頭來望着伯樂爾笑了一笑伯樂爾拍手笑道如何（祇有兩字而神態面面俱到）楊氏驚的看見伯樂爾也在一處忙笑問道伯先生可是替我女兒瞧病來了他今天覺得精神恢復了些早間還吃了一碗粥湯便請先生進去替他診視診視芳瑜拱手說道最好請先生先去診視小姐的病我在這裏佈置一下子再來奉陪伯樂爾點了點頭便隨着那細

恩跨入門裏芳瑜轉同馮道成說道這件事便煩老伯去警所裏去走一躺。橫豎榴兒同秋紅都是老伯校裏的學生憑着學校的名義向他們交涉他們斷然沒有不放的馮道成拍着胸脯說道我剛才也想這樣辦法我便不再耽擱了萬椿其時也要隨馮道成一路去馮道成也便答應芳瑜將他們打發去後忙忙的進入內室來看文鵠剛剛揭起那條門帘只聽見伯樂爾笑說道小姐這見解高明得狠本來這肺病尋常藥石是不能奏効的第一注重在精神上的治療小姐既能將外界的激刺一切看得虛空粉碎包管不到半年可以恢復小姐從前的原狀我今天權且留點藥水在這裏萬一瘀血未淨再將他服下去只要盼他血不妄行再多吸些新鮮空氣算這危險的階級已經過去了……說着便出房門向細恩要那藥囊芳瑜瞧見文鵠姿態雖是十分憔悴然而眉宇間的英氣却絲毫不曾損他的妍媚不由

含笑問道：怎麼昨夜病又鬧得利害了？不是伯先生告訴我，我通共還不知。道文鵠微抬雙眼向他笑了笑。芳瑜益發慚愧，因可道萬椿兄弟近來不曾將外間的事迹把來告訴世妹。（知道他更忍不住了，吃虛如畫）文鵠笑道：這個却不曾有便有，也不算做甚麼。我想世界上小人之禍君子正所以是福君子。（名言至論，願世間一切鬼蜮洗耳靜聽）便因這些上面，我早悟澈從前一切貪瞋癡愛，全是蠶絲自縛，毫沒理由。想我們這種軀殼雖是暫時借用，却不可白辜負他。必須好好的完全我們一個人格……芳瑜聽他這番話，又是憐愛，又是敬畏，重行搭訕笑道：世妹的見解委實高極了。目前第一是養病，要緊怎麼適才聽見師母見告說杜家那個婦人同一個姓卜的逃跑了？世妹你瞧他們這種人格可好不好？文鵠忙正色說道：這件事尚在疑似之間，我們又不曾親眼瞧見，便不當枉口赤舌的去誣讐人家。（

此便是聖賢忠厚待人處。疑文鵠爲負氣則誤矣。轉是榴兒他們不知輕重。火傭傭的鬧向車站裏以至被巡士捉去少不得要煩大哥的心趕緊將他們索回來免得母親着急芳瑜笑道世妹儘寬懷抱我已請他們的校長前去交涉了文鵠想了想笑道校長嗎他這人年高負氣又過於妄自尊大怕不能了結這事罷也好且待他們回來再說芳瑜笑道世妹也太過慮了這個算甚麼事包管沒一會兒工夫校長定然將榴兒他們攜帶到府上來見世妹……其時伯樂爾已將藥水送入房裏又四面瞧了瞧說道這屋子空氣還好但是夜間雖然寒冷小姐却不可閉着窗子睡覺床面前再能用一架屏風擋着直射的北風便好芳瑜接口說道屏風我那裏狠多回來我打發家人送一架過來……兩人剛自說着閒話楊氏已殷殷的捧出四碟茶食放在堂屋桌上請他們去坐地依伯樂爾便不肯耽擱因爲芳瑜要等

候。馮道成想聽一聽確實消息是以留他多坐一會其時約莫已近黃昏。聽見竹林裏雪珠子沙沙的嚮（令人憶起秋紅跌雪時光景）忽的門外有個婦人將頭伸得一伸又縮回去了。楊氏認得他是杜家用的那個僕婦。他因爲屋裏坐着一個外國人兀自嚇得不敢走入楊氏向他招手他才大着胆子進來說道我們老爺在床上急得要死逃去一個太太不能再饒上一個小姐特的叫我過來問一問這邊小少爺可曾回家沒有。楊氏剛待答話猛笑起來指着門外嚷道兀的不是他們回來了嗎……這句話不打緊早喜得芳瑜直跳出來果不其然早見那個萬椿衝風冒雪的匆匆直往裏跑見了芳瑜倉皇失措的說道我的老師可曾轉來沒有楊氏急道糊塗東西老師是同你一路去的怎麼你倒轉來問我們榴兒同秋紅呢萬椿哽咽說道秋紅我不會瞧見榴兒被他們用繩子扣在廊簷柱子底下他蹲在那

裏雙手捏着雪球子打人亂嚷亂罵。（寫出一個活潑孩子）先是老師叫我遠遠的站着，他摸着胸脯子進了那座大門。隨後便永遠不曾見他出來。我又不敢去問人。天色又晚，怕路上不好走，所以先趕回來告訴你們……文鶴在房裏說道：「這事不妙，你們須得快想法子。」芳瑜深恐文鶴着急，忙笑道：「不妨事，不妨事。等我回去打發家人們跑去問個詳細，再來送信給師母。」知道說着便招呼了伯樂爾別過楊氏，徑自轉回別墅。芳瑜笑向伯樂爾說道：「今晚料想院裏沒有多事。我這裏還留着幾瓶好白蘭地，我便同先生飲酒賞雪。何如？」伯樂爾也不謙遜，隨卽吩咐細憲先自回去，他們兩人都上樓坐下。芳瑜不肯怠慢，隨時傳上一個幹練的家人，給了自家一張名片，叫他騎着快馬去見火車站那個警長，說一切瞧我的情面，務懇他將榴兒秋紅一齊釋放，順便再問一問馮老師的下落。那個家人連連答應出來，跳上馬。

潑風也似的去了。芳瑜這才高興在電燈底下同伯樂爾淺斟低酌隨意談論外間的時局將近二更時分那個家人已轉回來氣急敗壞的上樓來見芳瑜。芳瑜忙問道你一個人轉來的還是同他們一齊轉來家人冷笑道不敢欺瞞少爺那個警所委實黑暗家人將少爺名片遞了進去半晌走出一個巡士說他們警長不認識少爺只知道公事公辦萬榴同馮道成業已違犯警章明早便一齊解送到警察廳嚴行懲辦至於甚麼秋紅他們却不曾捕捉後來家人又打聽得馮師爺原也不好他初會見那個警長開口便罵警長怒極便說他搗毀警署吩咐巡士將他軟禁起來他們還責備少爺替這樣人說情顯係通同匪類……芳瑜聽了不覺拍案大怒說道這個豈有此理萬榴是個未成年的孩子便算同巡士廝打也沒有便辦他重罪的道理況且馮老伯也是一個校長你們竟無故的將他拘留起來他說姓馮的

搗毀警署你這警長難道又該毆辱斯文好好等我明天出去邀集各學校的朋友同他大大起個交涉我若是輸給他我便不算姓鄭……說畢便將那個家人吆喝得下樓酒也嬾待再喝只管坐在那裏長吁短嘆伯樂爾見他這樣不由嗟嘆一笑芳瑜憤憤的說道伯先生你瞧這事不可笑嗎伯樂爾又笑道我並非笑貴國的警察我轉笑先生未免小題大做了這一場戲劇不過因為兩邊負氣各不相下先生跑去聯合各學校我想學校裏各人有各人的要務誰肯陪着先生去興師動衆我有一句話不怕先生着惱貴國辦的警察只有欺壓平民的手段若是聲勢比他們大一點兒包管附首帖耳唯唯聽命芳瑜聽到這裏不覺心裏動了一動忙陪笑說道既這樣講兄弟便不揣冒昧懇求先生幫個忙兒由貴醫院裏打個照會去向他們將人索回來可好不好伯樂爾笑道先生這話又講錯了這是貴國的地

方行政我們外人那裏好去干涉便算做得到也與先生名譽有礙免不得說先生倚仗外力欺負同胞（侃侃正論吾佩其人）芳瑜此時臉上也羞得通紅起來（這便是芳瑜的好處彼覲然媚外者是真全無心肝者矣）伯樂爾接着笑道我却有個計較在此你依着我去辦包管不費吹灰之力能彀叫他們安安稳穩的回來……當時伯樂爾便欠起身子附着芳瑜耳朵咷咷咕咷說了一遍芳瑜拍手笑道好計好計我也是被那廝們氣昏了。一共不曾想到這裏明天便去會我的舍表妹（暗敍一筆有蜻蜓點水之妙）兩人一直飲至半夜伯樂爾始告辭回去芳瑜心安夢穩一覺睡至第二天午牌時分方纔起身匆匆的盥洗已畢徑入城來訪頡雲小姐剛跨上那座繡椅驚見秋紅也坐在那裏不覺驚問道哎唷你不是杜家秋紅嗎是幾時跑到這裏來的兀自叫我們白替你懸心密司早跑得近前將以上的

事。迹。告。訴。了。芳。瑜。又。說。小。姐。剛。在。房。裏。納。悶。哩。少。爺。來。得。正。好。快。去。陪。小。姐。
講。講。閒。話。……正。說。着。已。見。頡。雲。掀。帘。走。將。出。來。芳。瑜。笑。道。這。件。事。妹。妹。總。
該。知。道。了。你。瞧。可。怪。不。怪。怎。麼。那。個。姓。卜。的。竟。同。秋。紅。的。媽。私。自。逃。走。頡。雲。
紅。着。臉。說。道。這。個。我。知。道。嗎。我。也。犯。不。着。去。管。他。們。這。樣。閒。事。芳。瑜。又。笑。道。
前。天。信。着。妹。妹。的。話。幾。乎。冤。枉。了。好。人。我。說。文。鶻。不。見。得。恁。地。……芳。瑜。原。
是。無。心。的。言。語。不。防。頡。雲。聽。入。耳。朵。裏。好。像。是。有。意。刻。薄。自。己。一。般。登。時。放。
下。臉。色。鼓。起。兩。片。腮。頰。兒。不。去。理。會。芳。瑜。芳。瑜。偏。猜。不。出。他。的。用。意。轉。嘻。嘻。
的。笑。道。文。鶻。的。兄。弟。萬。榴。(偏。提。文。鶻。可。謂。不。達。時。務)如今。還。陷。在。城。外。
警。所。裏。呢。去。向。他。們。交。涉。他。們。又。不。肯。釋。放。我。想。我。們。這。中。國。是。百。姓。怕。巡。
士。巡。士。怕。軍。官。不。得。已。來。同。妹。妹。商。議。想。拿。舅。舅。的。名。片。去。嚇。一。嚇。他。們。我。
又。不。敢。徑。向。舅。母。去。說。意。思。想。勞。動。妹。妹。……一。句。話。還。未。說。完。頡。雲。翻。起。

眼珠子說道誰是萬榴萬榴又是誰的兄弟我爹爹已結做到旅長又不曾沾着別人的光兒沒的吃了自家的飯去管別人的事你既衛護人家憑你鄭大少爺聲望還愁在警所裏要不出一個人來麼芳瑜見他生氣忙陪笑說道沒奈何妹妹瞧我的情面成全成全罷不瞞你說我已經碰了那警長大釘子了還是醫士伯樂爾代我想出這個主意韻雲冷笑道你拿外國人嚇我我便依你不迭不肯饒你一百個不肯（妙舌如畫）芳瑜情知沒有指望了又知道韻雲的脾氣再觸惱他一般會大哭大鬧起來只得怏怏的轉身下樓一步嬾似一步正沒做理會處忽見柔雲打從屋裏走出笑道哥哥又受着誰的氣來了這樣沒精打采芳瑜嘆了一口氣便將適才的話告訴了柔雲柔雲笑道呸這有甚麼打緊爹的名片我這裏也有要一百張都使得只是我替你計較如果打發尋常家人們去怕不中用那廝們既

野蠻我們對待他也須用野蠻手段最好將這名片交給爹的兵士好便好不好便叫兵士將萬榴他們硬奪出來那廝們有理儘管同我爹去講（爽快絕倫）芳瑜笑道你這話怕不有理但是舅舅的旅部又不駐紮在省城這兵士向那裏去討柔雲笑道你通忘記了麼城外那座馬欄爹爹曾派了好幾名兵士在那裏替他養馬你要打發誰去就打發誰去我前天還聽見家人們說爹爹新近又打從張家口用一千八百多兩銀子買了一匹好馬回來放在棚裏喂養又說那馬是個龍種皮膚上全隱着龍鱗的斑點我久經要去賞鑒賞鑒只恨沒有閒空難得今天是個星期哥哥便陪我去走一躺豈不是一舉兩得芳瑜大喜答應不迭柔雲便進房去換了衣服脚上穿着一雙小皮靴兒毛茸茸的圍着大圍巾雙手插入衣袋裏挺胸疊肚出來兩人走出城外早見那所極大的馬棚上面被雪壓得全白門旁邊團坐着

四五個兵士在那裏吃酒。大家都認得柔雲是旅長的二小姐，忙不迭的上前迎接。柔雲便從身邊掏出他父親的名片，上面印着趙星台三個小字。兩旁還有許多官銜遞在一個兵士手裏，又吩咐他們好些說話。那個兵士笑道：「這個容易。小姐儘管放心，包不誤事。」當下合了一個夥伴，徑自跑向警所去了。（看是正文，已變成旁文，須瞧他下面漸漸引出事迹）柔雲同芳瑜此時已跨入那所馬棚。見裏面有十多匹馬都就着馬槽裏嚼吃，艸料却都是尋常的騎坐，並不打出色。柔雲扭頭望着那些兵士，笑道：「老爺新買來的那匹馬呢？敢是又帶入旅部裏去了？」可惜我沒瞧見。（愛才之心，冲口而出，是好柔雲）內中有個兵士笑道：「小姐問的可是老爺拿一千多銀子買來的那馬嗎？可惜老爺白買了這畜生，也騎不得。見了人亂踢亂咬，小的們都不敢攏近他。把來用繩子另弔在一座屋裏，每逢上艸料的時候，都用叉扒

遠遠的放給他吃將來賣給人去拖拉圾車子怕都沒有人要（千古英材屈於奴隸之手者大都如此矣）柔雲大喜說道你且引我去瞧一瞧那個兵士將柔雲打量了一會陪笑說道小姐這纖弱的身子跑去瞧那畜生則甚萬一吃他磕撞壞了小的們擔不起這樣重罪柔雲怒道胡說……隨即大踏步直往裏走兵士們沒奈何只得在前面引着穿過一個極大院落靠牆有三間矮屋遠遠的早聽見裏面噴氣吐沫的聲音四隻蹄子跌得那地皮撲通撲通價响兵士們早和芳瑜向遠處立着柔雲瞧見那馬身段並不高大渾身棗駒顏色想一根雜毛都沒有筋骨虬結眼露金光見了人的影子他早掀起屁股想用後蹄去踢那兩片耳朵便直豎起來和削的竹管子一樣柔雲愛極便直闖進去（豪情大胆兼而有之）幸喜他身子積伶一面吆喝着一面早躡至那馬的頸項旁邊將絡頭緊緊扯入手裏然後解開那

條繩子馬和人都跳入院落當中那馬只是揚頭昂鬣不肯站定柔雲那裏容他施展一手扯着絡頭一手便去逆披他的鬣毛果然見那馬身上全都隱着五花連紋的灰色圈兒一般大小極口的喝采不已芳瑜方才敢攏得近前笑道妹妹既然歡喜他何妨便在這雪地上試一試轡頭柔雲搖頭笑道哥哥你不懂得這馬野性未馴而且入冬以來膘也瘦落了好些便是騎了他也還瞧不出他的本領須得好好的拿芻豆喂養得他兩三個月等待來春瞧我放個轡頭給你看（後文情事先於此處張本）說畢又將那馬扯入屋裏依舊繫好了繩子重行出來吩咐那些兵士水和食料千萬不可短少他的兵士們將他們兄妹一直送至路口芳瑜在路上便向柔雲說起文鵠的事迹柔雲拍手笑道照這樣講我那姐姐剪直沒有良心了這樣事如何能妄自誣讐人家可憐那文鵠姐姐真個委屈煞了哥哥可替我介紹介

紹我此刻便和你去看望他。（愛馬則如彼愛友則如此柔姑娘真不可及）芳瑜大喜說道這個有何不可於是兩個人便從城外一徑繞至文鶻住的那所村落芳瑜引着柔雲進了門又將這意思和楊氏同文鶻說了文鶻見那柔雲生得粉粧玉琢和他姐姐頡雲正自不同彼此見了面非常親熱轉撇下芳瑜兩人在房裏廝併着親密講話芳瑜暗暗納罕在這個當兒頡雲那邊已打發家人將秋紅送得回來芳瑜又告訴了楊氏說已有兵士們到警所裏去了剛自議論着真個外間已先跳入一個萬榴笑嘻嘻的喊他的母親楊氏扯着他問長問短不多一會馮道成也隨同那兩個兵士一齊進門並說那個警長見了老爺名片十分抱歉還講了許多好話請少爺不必生氣芳瑜掏出兩張票子做兵士的酬謝兵士接着歡天喜地的去了（一篇驚天動地的文章如此結局真是匪夷所思）自是以後柔雲仰慕文

鶻的學術覺得學校裏所教的科學還及不來他的程度於是偷着閒空兒便來同文鶻談論文鶻也不客氣隨事指點兩人便做了一個閨中密友至於文鶻的病體雖然漸漸痊愈却未能復原柔雲便勸他習學柔軟體操遇着晴明日子便和他在院落裏擊劍踢球文鶻初時還覺得勉強後來經柔雲將渾身的技藝都傳授給他不到一月工夫文鶻已是飯量驟增肌理湊密不但不曾吐血咳嗽而且姿顏日漸豐豔起來心裏也着實感激柔雲正是

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 褚釗青眼 世豈無人
欲知後事且說下文。

第八回 斯文骨肉寒夜託孤 尚武精神春郊放轡

鼙鼓急景凋年看看已是離除夕日子不遠了在那富貴人家自然是

燈紅酒綠爆竹桃符點綴新春氣象惟有楊氏和着三個兒女依舊單寒瑟縮寂寞可憐這一天晚上楊氏將萬椿萬榴催得上床自家便坐在燈下替他們縫補衣服萬榴笑嘻嘻將個頭伸出被外說道這破襖子縫他則甚媽幾時有錢也替我新製一件長衫兒把來攢着這襖子上許多漏洞走入學校裏也光輝些省得被別的孩子們恥笑楊氏笑道呸沒的折了福罷襖子破了還有我這老娘替你們縫補你通不瞧見那個秋紅自從沒了他媽爹又病得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家裏雖然還有幾個錢少了一個女人照應也就寒不着衣飢不着食弄得不成模樣我不愁他別的……一句話還不會出口猛見秋紅家用的那個僕婦倉皇失措的跑得進門喊道我們老爹不好了紅姑娘嚇得只是儘哭老爹打發我來請太太過去有話要當面拜託太太楊氏吃了一驚忙不迭的將衣服放下滴淚說道我早就知道你

們老爹這病捱不過這殘冬只是苦了你們姑娘了……說着便命文鵠將大門拴好自家便隨着那僕婦三腳兩步搶到秋紅這邊來跨入房裏見那杜子郵直挺挺的睡在牀上已剩得一絲半氣秋紅伏在他爹身邊嗚嗚咽咽楊氏近前摸了摸子郵的手覺得還不會冰冷連忙向秋紅搖搖手兒叫他不要害怕子郵一會兒清醒過來抬頭看見楊氏顫巍巍的說道萬太太我是要去的人了自從和太太這邊做了鄰居孩子們凡事都託庇照應我心裏狠知道感激如今不幸半途上出了這件岔事秋紅既沒了媽眼見又沒了父親……說到這裏又大喘起來臉皮子微皺了皺又淌不下眼淚楊氏含淚勸道老爹且安心養病等你病好了再說子郵歇了半晌又嘆道咳我這病那裏還指望好呢我自幼原是金陵人氏也讀過幾年書應過幾次考試後來因爲功名蹭蹬方才走了這條買賣道路你們萬先生的大名我

是久經知道的。我在這浙江地方一個親友也沒有。秋紅這孤苦孩子交給誰去管領我千思萬想只有和太太商議將秋紅託付太太太那邊境況我也明白。好在秋紅的媽雖然擄了我些金銀細軟。至於我有一個憑摺却不曾吃他瞧見……一面說一面便在枕頭底下取出那摺子遞在楊氏手裏。又道這上面有三千五百兩銀子存放在中國銀行我死之後也不願意再回金陵了。請太太儘五百銀子使用買一塊地將我安葬下去其餘的款項按月付息。做秋紅的膳宿學費所有粗重傢伙都請太太發了過去將來這秋紅沒有出息呢。太太便暫時留他做了女兒萬一他知道好歹肯用心求學等他長成了便嫁給你家做個媳婦三千銀子便算給他做一份贍養罷……當時又喊秋紅過來替楊氏磕頭。秋紅便匍匐在地板上大哭起來。

楊氏也哭成淚人一般。一把將秋紅扶起停了一會再望那杜子郵已是臉變笑容嗚呼哀哉死了。楊氏連日便不能回家幫着秋紅料理喪務。幸喜銀錢寬綽做事也就十分容易（調侃世人不少）。有許多熱心的窮鄰也趕在裏面照料一切。七日之內便將杜子郵安葬完畢又拿出幾塊錢開發了那個僕婦秋紅自此便隨着楊氏回去。楊氏吩咐他和文鶻姐姐在一處宿歇。因爲子郵有給他做媳婦的話當時便命萬椿也替他丈人穿了一件孝服。萬椿心裏的歡喜自然不消說得。萬榴早沒口子的趕看秋紅喊他做嫂嫂。秋紅也不知道這嫂嫂怎講也便胡亂答應着他一家子到還過得稱心滿意。新年過後那馮校長已擇定日期命各學生照常到校。楊氏喜孜孜的在屋裏展開兩幅淡青竹布用粉袋和翦子攤在桌上裁長衫兒却好文鶻從房裏走出來笑問道娘替誰裁衣服。楊氏笑道你不瞧兩個孽障身上

襖子和破荷葉一般。嚷着鬧着向我索這長衫。眼看離開學日期不遠了。沒奈何請鄰家阿伯在城裏替他們買了這竹布回來。趕緊製成了。給他們穿。紮文鵠微微笑道。娘還有這樣閒錢。便算賒欠不久也須得打饑荒去償還。人家楊氏笑道。這樣年歲那裏去賒欠呢。這是我用現錢去買的……說着便套着文鵠耳朵唧噥了幾句。（你不明說我也聽見了一笑）文鵠嘆道。這也難得。怪娘爲顧兄弟們的體面。從沒法子裏想出這法子。但是女兒有句不知進退的話。秋紅妹妹這筆款項是他父親辛苦掙來留給他做紀念的。雖然交代給娘。娘替他用一個錢須替他記一個錢的賬。便算沒有人來查考。我們我們總對得住這一顆良心。娘拿這錢替秋紅添補衣服也罷了。至於我家兩個兄弟。有得穿紮呢。是他們的福。沒得穿紮呢。是他們的命。不該在他這款子裏擅自支用。娘不見那些社會上寡廉鮮恥的人。越發多了。

其實他們也不是甘心墮落的人格。左右不過因爲財帛上不能分。明要他們省吃儉用又不得能夠以至釀成這一種齷齪風氣。別人議論起來都歸咎這民國不好。我覺得民國自是民國。國民自是國民。若是要能人人做一個光明磊落的人。又何至累着民國替他擔這樣的惡名呢？我家本來寒素。不要因此轉玷辱娘的平日身分。（女兒是好女兒）楊氏聽了他這篇話。不由看得灰耳根子通紅起來。撲的一聲將手裏的剪子落在地上。（母親是好母親）文鵠又深恐他母親羞愧忙將剪子拾起笑道娘儘管替兄弟們將這長衫製成。女兒却另有一個辦法。我們雖然沒有這現款。把來還他好在女兒從病裏曾做了兩篇小品文字。意思想寄給各報館裏。萬一多少得點酬資彌縫這數目也還容易橫豎我們不白使秋紅的銀子罷了。楊氏點了點頭。禁不住那眼淚便直流下來。一般的拿針線刺着已不似先。

前的高興母女兩人剛在屋裏閒坐着。一抬頭猛兒鄧芳瑜帶了兩個家人匆匆進來門外還有好多漢子挑着酒果榼擔楊氏便和文鵠起身迎接芳瑜看見他師母淚痕滿面驚問道大新年裏師母爲甚好端端的又在這裏傷心敢是世妹有甚麼話慄着師母了楊氏笑道他到不曾慄我他勸我的言語委實一點不錯……說着便將前事從頭向芳瑜說了一遍芳瑜此時將文鵠上下打量了一會不由從心坎裏發出一種欽佩的意思嘆着說道古人說得好不欺暗室世妹真算是不欺暗室的了像世妹這樣脾氣在知道的呢自然說是磊落光明在不知道的還要譏諷世妹性情乖僻將來怎樣好向社會上周旋文鵠笑道這又算甚麼呢我自己只管保得住自己（要言不煩若是社會上人都存有此心種焉得不強國焉得不盛）芳瑜笑道這事且擱着不談我想世妹病體新愈也該跑出去游覽游覽聽人傳說

那孤山上紅白梅花開得十分燦爛。天氣又好，特地備了一席水酒，想和世妹坐船去散散心兒。料那和靖先生定不至笑我們俗惡……看官須知道文鶻自同柔雲聯絡以後，柔雲早已將芳瑜受人誑騙的話分割得乾乾淨淨。文鶻對着芳瑜，自是毫無芥蒂。況且近來又將兒女私情勘破，得虛空粉碎。每逢同芳瑜會面，雖也有談有笑，却與從前羞澀覲覲的態度大不相同。今日見芳瑜殷殷的約他去游孤山，論理却不便拒絕。然而一經想起彼此都是青年男女，沒有第三個人在旁邊，總還覺得不甚雅觀。沈吟了半晌，笑道：「小妹近來身子還不曾十分硬朗，改一天再陪大哥罷……」芳瑜今天正挾有一種重大的希望，想要求文鶻允許。忽然聽他說出這一句話，登時皺着眉頭說道：「世妹又和我客氣了。不瞞世妹說，我不久便往赴北京，怕一時還不能旋里。今天的杯酒雖說是游春畫舫，却還湊着敍別的離筵。世妹也。」

該體諒。我不可故意爲難楊氏。也笑道難得鄭大少爺巴巴的來接你。你就和他去走一躺罷。揀那好的梅花簪我折幾枝回來插瓶。文鵠笑了。笑便進房去換了一身淡素衣服。脂粉不施。釵釧盡卸。婷婷嫋嫋的走出來。別具一種天然丰韻。那些家人們早已押着挑酒檻的漢子。如飛的向湖邊去了。芳瑜同文鵠廝並着緩緩行近西湖。跨入那隻湖艇。綵帆微漾。畫槳輕搖。直向那水天一色的畫圖裏行去。由船娘烹上龍井好茶。文鵠隨意呷了兩口。笑向芳瑜問道。大哥忽然到北京。則甚如何。一向不曾聽你提起。芳瑜道。這個提議原是新近發生的。家父在這陰歷二月十五是他老人家的五十整壽。去年原說請假回來做壽的。不料前天又接得一封快信。說政府事忙急切。不能分身。母親聽了便逼着我進京去替家父去慶賀生日。還有各親友的禮物也命我攜帶到京裏。世妹你瞧可累人。不累人。文鵠笑道。這也是應該的。

老伯。羈身異地。大哥是他老人家兒子。雖然不能常常的承歡膝下。當這千秋令節。也該前去捧觴上壽。聊盡你一點孝心。你如何倒轉埋怨起來。難道大哥也捲入新潮流。主張非孝麼……這句話。將芳瑜也引得笑起來。重又說道。我也不是因爲這事作難。還有一件事告訴不得世妹……說到這裏。臉上兀自紅暞起來。笑道。家庭的專制真個叫人灰心。舅母和我的母親。原是嫡親姑嫂。不知怎生在背地裏同家母商議。要將那個頡雲表妹嫁給我家做媳婦。也不管人情願不情願。便硬替我應承了。還逼着我去稟明父親。我雖然不主張非孝。然而像這樣婚姻。不許兒女自由。也覺得做父母的過於武斷。昨晚還因爲這事同家母冲突了幾句。至今心裏還有些懨懨不樂。世妹。你替我想想看。那個頡雲表妹。便不論他的姿色單薄。那性情倨傲。心地猥瑣。斷然也不是一個賢婦。這婚姻關係我一生幸福。我如何能不力爭。

燈紅酒綠爆竹桃符點綴新春氣象惟有楊氏和着三個兒女依舊單寒瑟縮寂寞可憐這一天晚上楊氏將萬椿萬榴催得上床自家便坐在燈下替他們縫補衣服萬榴笑嘻嘻將個頭伸出被外說道這破襖子縫他則甚媽幾時有錢也替我新製一件長衫兒把來攢着這襖子上許多漏洞走入學校裏也光輝些省得被別的孩子們恥笑楊氏笑道呸沒的折了福罷襖子破了還有我這老娘替你們縫補你通不瞧見那個秋紅自從沒了他媽爹又病得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家裏雖然還有幾個錢少了一個女人照應也就寒不着衣飢不着食弄得不成模樣我不愁他別的……一句話還不曾出口猛見秋紅家用的那個僕婦倉皇失措的跑得進門喊道我們老爹不好了紅姑娘嚇得只是儘哭老爹打發我來請太太過去有話要當面拜託太太楊氏吃了一驚忙不迭的將衣服放下滴淚說道我早就知道你

們老爹這病捱不過這殘冬只是苦了你們姑娘了……說着便命文鵠將大門拴好自家便隨着那僕婦三腳兩步搶到秋紅這邊來跨入房裏見那杜子郵直挺挺的睡在牀上已剩得一絲半氣秋紅伏在他爹身邊嗚嗚咽咽楊氏近前摸了摸子郵的手覺得還不會冰冷連忙向秋紅搖搖手兒叫他不要害怕子郵一會兒清醒過來抬頭看見楊氏顫巍巍的說道萬太太我是要去的人了自從和太太這邊做了鄰居孩子們凡事都託庇照應我心裏狠知道感激如今不幸半途上出了這件岔事秋紅既沒了媽眼見又沒了父親……說到這裏又大喘起來臉皮子微皺了皺又淌不下眼淚楊氏含淚勸道老爹且安心養病等你病好了再說子郵歇了半晌又嘆道咳我這病那裏還指望好呢我自幼原是金陵人氏也讀過幾年書應過幾次考試後來因爲功名蹭蹬方才走了這條買賣道路你們萬先生的大名我

是久經知道的。我在這浙江地方一個親友也沒有。秋紅這孤苦孩子交給誰去管領我千思萬想只有和太太商議將秋紅託付太太太太平邊境況我也明白好在秋紅的媽雖然擄了我些金銀細軟至於我有一個憑摺却不會吃他瞧見……一面說一面便在枕頭底下取出那摺子遞在楊氏手裏又道這上面有三千五百兩銀子存放在中國銀行我死之後也不願意再回金陵了請太太儘五百銀子使用買一塊地將我安葬下去其餘的款項按月付息做秋紅的膳宿學費所有粗重傢伙都請太太發了過去將來這秋紅沒有出息呢太太便暫時留他做了女兒萬一他知道好歹肯用心求學等他長成了便嫁給你家做個媳婦三千銀子便算給他做一份贍貲太太恕我病着不能向你行禮我若到了陰司會見你們先生再和他道謝罷……當時又喊秋紅過來替楊氏磕頭秋紅便匍匐在地板上大哭起來。

楊氏也哭成淚人一般。一把將秋紅扶起停了一會再望那杜子郵已是臉變笑容嗚呼哀哉死了楊氏連日便不能回家幫着秋紅料理喪務。幸喜銀錢寬綽做事也就十分容易（調侃世人不少）有許多熱心的窮鄰也趕在裏面照料。一切七日之內便將杜子郵安葬完畢又拿出幾塊錢開發了那個僕婦秋紅自此便隨着楊氏回去。楊氏吩咐他和文鶯姐姐在一處宿歇。因爲子郵有給他做媳婦的話當時便命萬椿也替他丈人穿了一件孝服。萬椿心裏的歡喜自然不消說得萬椿早沒口子的趕看秋紅喊他做嫂嫂。秋紅也不知道這嫂嫂怎講也便胡亂答應着他一家子到還過得稱心滿意。新年過後那馮校長已擇定日期命各學生照常到校。楊氏喜孜孜的在屋裏展開兩幅淡青竹布用粉袋和翦子攤在桌上裁長衫兒却好文鶯從房裏走出來笑問道娘替誰裁衣服。楊氏笑道你不瞧兩個孽障身上

襖子和破荷葉一般。嚷着鬧着向我索這長衫。眼看離開學日期不遠了。沒奈何請鄰家阿伯在城裏替他們買了這竹布回來。趕緊製成了給他們穿。紮文鵠微微笑道：娘還有這樣閒錢便算賒欠不久也須得打饑荒去償還。人家楊氏笑道：這樣年歲那裏去賒欠呢？這是我用現錢去買的……說着便套着文鵠耳朵唧噥了幾句。（你不明說我也聽見了一笑）文鵠嘆道：這也難得怪娘爲顧兄弟們的體面從沒法子裏想出這法子。但是女兒有句不知進退的話。秋紅妹妹這筆款項是他父親辛苦掙來留給他做紀念的。雖然交代給娘娘替他用一個錢須替他記一個錢的賬便算沒有人來查考我們我們總對得住這一顆良心。娘拿這錢替秋紅添補衣服也罷了。至於我家兩個兄弟有得穿紮呢？是他們的福沒得穿紎呢？是他們的命不該在他這款子裏擅自支用。娘不見那些社會上寡廉鮮恥的人越發多了。

其實他們也不是甘心墮落的人格左右不過因爲財帛上不能分眀要他們省吃儉用又不得能夠以至釀成這一種醜陋風氣別人議論起來都歸咎這民國不好我覺得民國自是民國國民自是國民國民若是能人人做一個光明磊落的人又何至累着民國替他擔這樣的惡名呢我家本來寒素不要因此轉玷辱娘的平日身分（女兒是好女兒）楊氏聽了他這篇話不由羞得夾耳根子通紅起來撲的一聲將手裏的剪子落在地上（母親是好母親）文鶻又深恐他母親羞愧忙將剪子拾起笑道娘儘管替兄弟們將這長衫製成女兒却另有一個辦法我們雖然沒有這現款把來還他好在女兒從病裏曾做了兩篇小品文字意思思想寄給各報館裏萬一多少得點酬資彌縫這數目也還容易橫豎我們不白使秋紅的銀子罷了楊氏點了點頭禁不住那眼淚便直流下來一般的拿針線刺着已不似先

前的高興母女兩人剛在屋裏閒坐着。一抬頭猛兒鄭芳瑜帶了兩個家人匆匆進來門外還有好多漢子挑着酒果檻擔楊氏便和文鵠起身迎接芳瑜看見他師母淚痕滿面驚問道大新年裏師母爲甚好端端的又在這裏傷心敢是世妹有甚麼話慄着師母了楊氏笑道他到不曾慄我他勸我的言語委實一點不錯……說着便將前事從頭向芳瑜說了一遍芳瑜此時將文鵠上下打量了一會不由從心坎裏發出一種欽佩的意思嘆着說道古人說得好不欺暗室世妹真算是不欺暗室的了像世妹這樣脾氣在知道的呢自然說是磊落光明在不知道的還要譏諷世妹性情乖僻將來怎樣好向社會上周旋文鵠笑道這又算甚麼呢我自己只管保得住自己（要言不煩若是社會上人都存有此心種焉得不強國焉得不盛）芳瑜笑道這事且擱着不談我想世妹病體新愈也該跑出去游覽游覽聽人傳說

那孤山上紅白梅花開得十分燦爛。天氣又好，特地備了一席水酒，想和世妹坐船去散散心兒。料那和靖先生定不至笑我們俗惡……看官須知道文鶻自同柔雲聯絡以後，柔雲早已將芳瑜受人誑騙的話分割得乾乾淨淨。文鶻對着芳瑜，自是毫無芥蒂。況且近來又將兒女私情勘破，得虛空粉碎。每逢同芳瑜會面，雖也有談有笑，却與從前羞澀覲覲的態度大不相同。今日見芳瑜殷殷的約他去游孤山，論理却不便拒絕。然而一經想起彼此都是青年男女，沒有第二個人在旁邊，總還覺得不甚雅觀。沈吟了半晌，笑道：「小妹近來身子還不曾十分硬朗，改一天再陪大哥罷……」芳瑜今天正挾有一種重大的希望，想要求文鶻允許。忽然聽他說出這一句話，登時皺着眉頭說道：「世妹又和我客氣了。不瞞世妹說，我不久便往赴北京。怕一時還不能旋里。今天的杯酒雖說是游春畫舫，却還湊着敘別的離筵。世妹也。」

該體諒。我不可故意爲難。楊氏也笑道：難得鄭大少爺巴巴的來接你。你就和他去走一躺罷。揀那好的梅花替我折幾枝回來插瓶。文鶻笑了笑便進房去換了一身淡素衣服脂粉不施釵鉗盡卸。婷婷嫋嫋的走出來別具一種天然丰韻。那些家人們早已押着挑酒檻的漢子如飛的向湖邊去了。芳瑜同文鶻廝並着緩緩行近西湖跨入那隻湖艇。綵帆微漾。畫槳輕搖。直向那水天一色的畫圖裏行去。由船娘烹上龍井好茶。文鶻隨意呷了兩口。笑向芳瑜問道：大哥忽然到北京則甚？如何一向不曾聽你提起？芳瑜道：這個提議原是新近發生的。家父在這陰歷二月十五是他老人家的五十整壽。去年原說請假回來做壽的。不料前天又接得一封快信。說政府事忙急切。不能分身。母親聽了便逼着我進京去替家父去慶賀生日。還有各親友的禮物也命我攜帶到京裏。世妹你瞧可累人？不累人？文鶻笑道：這也是應該的。

老伯羈身異地。大哥是他老人家兒。千雖然不能常常的承歡膝下。當這千秋令節也該前去捧觴上壽。聊盡你一點孝心。你如何倒轉埋怨起來。難道大哥也捲入新潮流。主張非孝麼……這句話將芳瑜也引得笑起來。重又說道我也不是因爲這事作難。還有一件事告訴不得世妹……說到這裏臉上兀自紅暞起來。笑道家庭的專制真個叫人灰心。舅母和我的母親原是嫡親姑嫂。不知怎生在背地裏同家母商議要將那個韻雲表妹嫁給我家做媳婦。也不管人情願不情願便硬替我應承了。還逼着我去稟明父親。我雖然不主張非孝。然而像這樣婚姻不許兒女自由。也覺得做父母的過於武斷。昨晚還因爲這事同家母冲突了幾句。至今心裏還有些懼懼不樂。世妹你替我想想看。那個韻雲表妹便不論他的姿色單講那性情倨傲心地猥瑣。斷然也不是一個賢婦。這婚姻關係我一生幸福。我如何能不力爭。

上流嚴行拒絕呢……芳瑜說到這裏便生生的拿眼釘住了文鵠粉臉瞧他若是露出驚慌或含着嫉忌的神態便好慢慢用言語去打動他不防文鵠轉淡淡的笑道大哥這主見也太固執了如今雖說已經入了文明時代然而那些上了歲數的老人家總還守着那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是婚姻的正禮況且令表妹我們也會會過却是莊重不佻不失一個小姐身分便論門第也還同大哥那邊銖兩悉稱……芳瑜不料他會說出這一番話又見文鵠沒口子稱讚頤雲真是又羞又急跳起身來跺腳說道門第麼這兩個字不知誤煞多少青年男女世妹不要瞧他父親做着旅長要知中國的武人除得佔領地盤鞏固勢力至於家庭的教育他們是一概不講的我覺得與其娶一個擁戴珠翠的癡娃轉不如得一個裙布荆釵的淑女即以世妹而論……剛說到此猛聽見那船唇撲的一聲碰在一座青石上船上

的人便跳上岸打椿繫纜。家人們早用竹篙子做了扶手。文鶻疾便拽着長裙如飛的離了那船一直向土坡上行去。心裏想道不好瞧。芳瑜的語氣敢是要向我求婚。今天轉是我同他來遊這孤山的不好了……想到這裏頓覺腮頰上有些熱潮。心裏把不住跳了幾跳。忙靠近一株梅花底下略定了定神。見芳瑜還在船上指揮僕役自家不由笑着說道我可歎嗎求不求由他。允不允在我我自有我的定見。安見得便爲他情絲所縛先自害羞起來。這不是轉墮入重重魔障……其時芳瑜已走近身旁笑嘻嘻的問道世妹在這裏思索甚麼。文鶻笑道我正自想這梅花性格何等高潔。不知後來那些。淹贊詩人如何硬硬生生的誣他嫁給林家以至鶴子梅妻貽留千古笑柄。假使梅花有知。定然免不了無窮孤憤。（口角玲瓏又確合當時情事。文鶻真是可兒）芳瑜搭訕笑道世妹又無端的發這樣感慨了。走罷走罷我

們。且。去。飲。酒。……說。畢。便。攜。了。文。鶻。的。手。踱。入。一。座。小。菴。菴。裏。的。尼。姑。已。出。來。周。旋。將。他。們。引。入。一。個。船。廳。裏。家。人。們。已。將。酒。筵。程。設。齊。備。兩。人。對。面。坐。下。文。鶻。將。酒。杯。子。推。過。一。旁。笑。道。肺。疾。新。愈。這。酒。却。吃。不。得。如。有。好。茶。請。你。們。烹。一。鍾。來。讓。我。慢。慢。呷。着。旁。邊。剛。立。着。一。個。小。尼。聽。見。這。話。狗。顛。屁。股。似。的。跑。去。捧。了。茶。來。芳。瑜。也。不。敢。相。强。自。家。隨。意。吃。了。幾。杯。酒。在。席。間。便。又。提。起。他。的。姻。事。叵。耐。他。只。顧。說。將。來。文。鶻。便。拿。別。的。話。漾。開。去。急。得。芳。瑜。滿。頭。是。汗。(好。笑。)又。因。爲。侍。立。的。人。太。多。警。着。滿。肚。皮。的。話。一。句。也。說。不。出。口。薰。的。向。文。鶻。笑。說。道。這。地。方。氣。悶。得。狠。我。先。同。世。妹。向。後。面。那。亭。子。上。瞧。一。回。梅。花。可。好。不。可。文。鶻。笑。道。我。的。意。思。也。想。如。此。芳。瑜。大。喜。又。吩。咐。家。人。們。不。用。跟。去。在。這。裏。伺。候。着。……兩。人。便。從。菴。後。一。個。小。院。落。裏。推。開。後。門。見。那。座。六。角。小。亭。已。露。在。面。前。匆。匆。的。拾。級。而。上。却。喜。一。個。游。人。也。沒。有。三。面。

紗窗都緊緊閉着。芳瑜祇將朝南的一帶窗子推放開來，憑欄眺望。果然那些梅花雪片也似的，開得價白和風微漾，撲鼻皆香。芳瑜不覺吆喝道：「好花！」世妹你對着這花可愛？不愛？文鶻笑道：「鼻想昧塵，既有此身，對着這花如何不愛？」說完了，兩人又沒言語。這個當兒，文鶻的眼光儘管對着梅花，芳瑜的眼光又儘管對着文鶻。半晌兀自忍耐不得，突然問道：「世妹你只知道愛花，可知我鄭芳瑜心裏愛誰？」說着那聲氣便顫巍巍的，意思便想直跪下去。文鶻吃了一嚇，剛待答話，忽然亭子底下有人譁笑上來，嚷道：「好呀！你們這樣取樂，也不約我一聲兒看我可得饒你們？」來的並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趙柔雲。一步一步踅入裏面，笑得花釵招展。芳瑜大驚，文鶻大喜。（一驚一喜，寫得出兩人心事）接着笑道：「妹妹來得正好，我們正嫌寂寞，不嫌殘酒，還可以去飲一杯……」說畢徑自和柔雲先下亭子去了。芳

瑜呆了半會工夫只得咬着牙齒也跟入那座船廳大家隨意坐下文鶴笑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柔雲笑道去年我送姐姐幾件衣服姐姐一定不肯賞收我想姐姐生得這般人物打扮得太素淨了也叫人瞧着難看轉是我們這樣蠢惡的人日日把綾錦裹在身上兀自不白躡踴了今天氣候很好我向街上閒逛特的在華章大綢緞鋪裏選了幾幅上等松花羅紋的鐵機摹本親自送給姐姐伯母笑着告訴我說你們到這裏看梅花來了我便一路追尋得來……說着便命跟隨自己來的那個小婢將一幅五彩方錦衣包捧放在炕上柔雲親身打開給他們瞧看芳瑜早搶得近前夾七八八的嚷道某種顏色好可以把來製襖子用某種質地厚可以把來裁裙子穿柔雲笑道原因爲這樣姐姐或者合意些文鶴當時也不曾拿正眼去瞧笑着命那小婢仍舊包好家人們已重行將酒盃熱柔雲一連吃了好幾

杯細瞇着雙眼向文鵠瞅了好半晌笑道姐姐你這人也太古怪了便算你要同這梅花比較個高潔然而當這春遊的日子也不應該依舊這樣荆釵裙布……文鵠聽他這話不由嘆哧一笑問道依妹妹叫我怎生裝扮也合你的心意呢怪道妹妹今天服飾比往常格外嬌豔原來怕辜負這春遊的名目咳妹妹適才稱讚的那個高潔梅花我還嫌他紅的太紅白的太白稱不起他風霜本色然而我還替花原諒因爲他若沒有這種好顏色也勾不動許多遊人跑來賞鑒我們女孩兒須知道與花不同（語奇而不離於正掃盡古今一切比花解語諸謬說）爲甚麼要玉釵金釧異服奇裝上半年的式樣下半年便不新奇前幾日的裁縫後幾日遂嫌古舊追隨風氣刻劃肌膚花要人賞鑒難道做女孩兒的也要人來賞鑒嗎妹妹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須對於我這議論趕快下一轉語若還思索了便不算……柔雲白

瞪着眼笑道姐姐問我的這話我一時竟對答不來果然一般女孩兒家都喜歡矜奇炫異畢竟是甚麼心理呢文鵠嘆着說道我瞧近年來生活程度愈高社會上的奢靡愈甚而尤以婦人矯飾文明墮喪廉恥大足爲國家隱患妹妹固然不比那一種人然而席老父之餘貨徇一己之慾望已與妹妹平時的爲人大相反背妹妹往常不是同我講過的意思都在這人欲橫流的時候替他們力謀改革何以對這區區服飾不能做中流底砥柱轉去推波而助瀾譬如妹妹替我買的這許多摹本情義委實叫人可感無如愚姊出身寒賤便是勉強穿紗起來總嫌不稱道不得個受了有愧只好說一句却恐不恭罷了（寓婉於嚴聞之皇悚然猶未已也須看下文情事出人意外）柔雲一面側着粉耳朵靜聽一面眉稍彎角裏微微沁出些香汗更沒有半句言語倏的跳離了席面將頭上的珠髻花釵同手上的鑽戒金鉗

一古擺兒亂採亂抹都把來攢在一處身上穿的一件繡金花緞青狐坎的皮襖也脫掉了嚇得那個小婢忙趕過來替他擣掇柔雲再望裏面依舊是桃紅酒花湖綢緊身。（好笑）正待再去鬆解鈕扣芳瑜搶近前攔着笑道妹妹可是瘋了天氣怪冷的這衣服如何脫得世妹不過同你講幾句笑話兒你便這樣豈不是同他生氣柔雲急道哥哥休得胡說我若是同姐姐生氣我便是個畜生我先前糊裏糊塗的到也罷了一經姐姐說破我瞧着這些東西比一千根繡花針兒刺在我身上還利害一時一刻也受不得。（是好柔雲真算兩美相得益彰）這時文鵠轉攔着芳瑜笑道你且休和他爭執瞧他怎樣這人此時已經大澈大悟了……只見柔雲東張西望了一會喝命家人們在庵裏捧出一堆柴薪放在庭前湖山石底下用火點着一時烈焰迷空柔雲早將包袱裏那一幅一幅的摹本抖散開來儘管望火頭

上放落焦香四溢……芳瑜在旁拍手笑道燒得好燒得好文鶻也不住的點頭微笑惟有那一班尼姑們在背地裏喃喃說道阿彌陀佛不當人花老子我們前世沒修今生做了尼姑日夜敲着木魚原想修一修來世有好的吃有好的穿不想他們在今生裏轉將這簇嶄新鮮的衣料白白躡踢了真是可惜又有一個尼姑撇着嘴恨道你們不要便把來佈施我們也可以拿出去賣錢一根絲一條蠶子性命佛菩薩有靈總該給他們一個活活報應（嗟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柔雲見那火已燒到分際又進來搶自己那件皮襖想向那火頭上去擋（其勢甚急）文鶻早已猜到他有這一着已將皮襖抱入懷裏正色說道妹妹你這樣去幹又太過分了穿好皮襖出來光着身子回去拿甚麼話去對伯母他們況且一個人只要立志堅定也不在乎一時矯揉造作燒掉摹本表示妹妹的決心留這皮襖可以試驗妹妹

的定力以後你不再去穿他罷了……說着便替他將皮襖披好在身上重
行入座柔雲含淚說道姐姐你這人真怪怎麼一頓話將我說心得地開豁
以後我不敢喊姐姐做姐姐真要喊姐姐做老師了我明天便將姐姐這番
意思去轉勸同學他們都還明白事體料想沒有一個不贊同的但是這浙
江地方很大憑我們幾個姊妹不能在社會上改革澆風便不能替社會上
謀進幸福姐姐還須想個法子出來好叫許多女孩兒都能受這益處才好
文鶴笑道我久經有這個念頭平時却不曾和你提起因爲我們處的境遇
不同這件事很難啓齒今天難得妹妹提到這裏不妨同妹妹略談了談
我想我們一班文明姊妹大家都知道要解放了知道要改造了知道不甘
心做男子的玩具了但是這玩具兩字却很有個研究要我們先沒有被人
狎玩的地方然後才可以禁止人的狎玩若都全打扮做花枝一般雖然我

們沒有私心。然而也就被人看得輕賤。所以第一着務必要從樸素入手。柔雲笑道：「着着姐姐這議論真是痛快。不過文鵠又接着說道：但是這件事也要有個辦法。我聞得上海有人提倡一個甚麼儉德會。我們就仿着去做。只須在那儉德會上添上女子兩個字。劃清了界限。免得同那些男人家廝混。惟最要覓一處相當的地點做個事務所。然後才好逐漸進行了去。柔雲笑道：「不難。不難。我家在各處置辦的房屋狠多。我停會回去。便命家人們去籌備。一切至於這會長呢。少不得要求姐姐勉爲其難了……」文鵠此時正呷着一口茶。在嘴裏聽見這話。不由笑的噴了出來。柔雲嚷道：「姐姐爲甚麼好笑？」文鵠笑道：「我因爲妹妹要舉我做這會長。轉想起一件笑話兒來。當初有個人窮得連飯都沒得吃。天天扒起來嚼那艸根樹皮。有人問着他。他便正顏毅色的告訴人說自己是立誓吃了長素。後來那人發了財。又拚命價。

飽啖着大魚大肉便不吃長素了我是一個寒素女孩兒沒有好衣服穿便跑來做儉德會的會長我也想勉爲其難呢只怕有人要笑我是自護其短（世間實心任事的人真有如此苦況求全之毀千古同慨）說畢忍不住格格的笑柔雲急道姐姐這話又未免近於避嫌了避嫌的事賢者不爲姐姐何以蹈這樣的覆轍文鵠笑道你休得着急且等我們這會成立起來然後由大家公舉會長也不是你我兩人可以私相授受的柔雲笑道也好也好便是公舉料想這會長的名義也跑不了是姐姐的那時瞧你可再能推辭（誰知竟是不然）於是兩個人又在席上議了幾條進行的章程鄭芳瑜儘拿眼瞅着他們也不去攬雜着一言半語到此不覺冷笑說道我勸你們歇着罷休得這般高興萬一依了你們這樣辦法把全省的千嬌百媚好女孩子都打扮成叫化子模樣（語語發笑於是可悟一班男子心理）粉

也不搽脂也不抹衣服又藍縷別的不打緊我只怕那些綬業工人要跑來同你們拚命不是毆打你們這些會員便去搗毀你們的事務所到那時候你們也才知道懊悔不該輕舉妄動呢柔雲扭着脖子笑道哥哥說的是些甚麼話人各有志我們不能因爲顧惜別人轉隸了自家的志氣中國人做事都由於十分思前慮後以至幹不出一件好好事體出來（廢督裁兵亦其例也語極沈痛）文鵠笑着推了推柔雲說道妹妹休去理他若是能應了他這話果然將全省的女孩子都感化得和我們志同道合便把我萬文鵠粉身碎骨我都情願只是一旦那裏會發生這樣效力呢不過各人且盡各人的心罷了（語更沈痛）芳瑜憤然說道我也由你們去閑罷橫豎不久我已跑向北京不來干涉你們的要務（賭氣得可笑）柔雲也笑問道原是我聽得說姑父要過大壽了難不成哥哥當真趕得去道賀如果有了一

動身的日子須預先給個信給我好讓我替你錢行芳瑜聽到這裏方才漸漸歡喜起來笑道動身還早呢大約至少也有半個多月耽擱柔雲將纖指屈着數了一會大喜道到那時却是我們放春假的日子妹子便預備一席酒在那靈鷲山晴光閣上儘性樂他一日去年你瞧見的那匹棗駒馬定然養得膘足了我也吩咐他們牽得來就那芳艸地上好讓我騎給你看……柔雲當時便將那馬的好處一一告訴了文鵠文鵠昨舌說道哎唷這樣劣馬妹妹如何騎得我勸你還是不要冒著這險的好芳瑜笑道不要緊世妹休得攔他那馬雖然利害見了他却是伏伏貼貼憑柔妹妹這樣本領騎上去你還怕那畜生使性子嗎（筆筆反跌下文）文鵠笑道叫我可是不敢柔雲笑道我叫他們揀一匹馴善的給姐姐騎文鵠連連搖頭說道我一生也不會騎過馬沒的從鞍橋上跌下來跌折了膀臂吃人家聽見笑話柔雲

急道誰又是從娘胎胞裏生下來便會騎馬的練習練習就慣了像姐姐這樣身體越發要多騎幾次馬那渾身筋骨便都發展得開來比學別的體操好得沒數兒呢文鶻笑道你都是這樣性急說是風就是雨說是騎馬好像那馬便在你面前一般也容不得人分辨一句芳瑜笑向柔雲說道妹妹休去理他（回顧文鶻口角最妙）到那一天他若是不肯騎馬我抱也抱他上去……文鶻不由迴轉妙目對着芳瑜瞅了瞅低下頭更不言語（戲語收場安頓都有情致）其時日已西斜大家用了飯漱口已畢芳瑜將香資取出來送給尼姑便一齊收拾上船柔雲採下來的那些首飾自有小婢替他收藏好了晚風吹水波瀾不興從孤山一直繞道至湖嘴將文鶻送得回家柔雲也別了芳瑜雇車進城當晚便沒做別事逼着小了頭們翻箱倒籠檢出幾件素淨衣裙將身上綢織的服裝全換得乾乾淨淨第二天下床真

個脂粉也不抹。隨便梳了一個鬆鬆髻兒，拋在腦後。跟着他生母盧氏到上房裏來請林氏。早安。林氏驀然瞧見他這模樣，不覺吃了一嚇。忙問道：怎的？你忽然換了這一身打扮？柔雲笑嘻嘻的便將要提倡節儉的話說了。一遍林氏聽畢，早氣破腦門子，夾臉向他啐了一口罵道：呸！我只疑惑你娘死掉了，呢！白白地穿起素服來，可不是忽然的見鬼？憑我們這份人家，也要算是上三等的貴族，與那些平民迥不相同。便是平民沒有穿金戴銀的福分，他們還巴巴的向人借貸，好出去充個體面。你老子有的是錢，便將金葉子裹起，你們姊妹來也還容易。我又不曾尅苦，你們娘兒倆一年四季的衣服首飾，那一件不是完完全全同你姐姐一樣？好個沒福的賤人！又想起甚麼新鮮花樣兒來了？甚麼叫做提倡節儉？窮人家的女孩子才要節儉呢！我知道你也不是爲甚麼節儉，剪直想替你爹丟架子。好道一個堂堂旅長。

的小姐裝扮成活鬼來了兀的不笑掉人家牙齒……說畢又掉轉頭望着盧氏冷笑道我怪道常聽人講這家庭教育第一要緊（家庭教育四字作如此解得未曾有）這都是你做娘的沒有教育聽從一個女孩兒興風作浪這是你親眼瞧見的我雖然漸漸老上來了然而臉皮上却沒有一天不抹些雪花膏那上好的胭脂嘴唇上總得濃濃的掠一點（畫鬼之筆使我見而生畏）富貴人家的婦女須有一種富貴的體統倒不曾見你生的這樣女兒偏生望泥眼裏去鑽若是大小姐他就斷然不肯這樣這個便瞧出各人的身分泥鰌如何可比那蛟龍……這一頓只罵得柔雲低頭無語依他性子還待拿話來分辨轉是盧氏攔着說道時候已是不早了你便向學校裏去罷娘講的都是正經話隨後你便改了也好沒的在此引娘生氣……柔雲一步一步的退出房外自是以後便拿定主意輕易不敢同林氏見

面及至到了學校閒下來便將這事告訴同學內中也有人極端附合的也有人笑他矯揉造作的這且不在話下再說鄭芳瑜那一天偕文鶴在孤山亭子上面本擬想同他表明心事不料跑來一個柔雲將自家話頭打斷心裏恨得甚麼似的後來又想到文鶴的神態與病前的嬌柔覲覲大不相同竟猜不出他是何命意近來又因爲忙着動身各親友家你請吃酒他請宴會鬧得剪直沒有閒空兒因此也不會有暇去訪文鶴隔了幾日却好柔雲寫信來約他二月初八在晴光閣上替他餞行芳瑜知道必有文鶴在座欣然允諾南邊地氣溫煖雖當這初春時候已是柳芽碧吐芳草青鋪柔雲知己的幾個女友前回書裏敍的那個俞覺仙同歐陽迦羅都聯袂偕來胡翠筠是行將分娩不能躬逢其盛王藻因爲新婚同他丈夫甘如醴到上海度蜜月去了柔雲背地裏也曾去約他姐姐頡雲頡雲想着不久要給姑母那

鶻身子見門外還立着芳瑜。一千人便望文鶻問道：「這可是貴友？不是文鶻？」笑着點了點頭。那美人隨又向他們說了幾句話……原來文鶻和那美人問答全都用的英語。芳瑜他們的英語却不及文鶻嫋熟，兩下說話便很有。些扞格。那美人依舊回頭向文鶻說道：「這裏地方甚是窄狹，不彀諸位回旋。左右若有甚麼屈字到可以陪着姐姐去坐一坐。」文鶻忙道：「我們這裏原有。一座晴光閣，便請小姐前去暫憩……」說畢，大家都走得出來。那美人取了一項堆花洋帽，顫巍巍的戴在頭上，又周圍向那飛機察勘了一會，只有左邊機葉略略損壞，還沒防礙，遂攜着文鶻的手，一路向晴光閣走來……其時風勢已漸漸平息，再說那時候有好多的人知道有一架飛機墮落城外，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竟有許多好事的帶着燈、毯、火、亮跑出城來瞧看。此時知道那美人已出了險，安然無恙，大家方才一鬨而散。文鶻心裏總還放不下。

柔雲又叫馬夫們在圍場上等候着說如若二小姐轉來你快請他到閣上來相見（文鵠畢竟多情）芳瑜也暗暗同家人吩咐了幾句家人們飛也似的去了彼此走入閣內電燈已是通明那美人先自款折柳腰向衆人行了道謝的禮又一一問着姓名居地文鵠隨問隨答然後坐下來文鵠便問那美人的行蹤（不獨文鵠要問我也急於要問了）那美人嫣然笑道鄙人原是美國國籍名愛娜姓費立特去年隨着父親訥克到貴國來游歷住居北京使館近來貴國政府有創辦京滬飛機傳遞郵件的事務因爲鄙人曾在敝國得過一紙卒業文憑是以願替貴國効力本擬飛往上海先行體察情形不想在此得交你這位英勇慷慨的姐姐實在榮幸非常……剛說到這裏家人們已抬上一席西菜（此便是芳瑜吩咐的話）排開桌椅愛娜也不謙遜徑自入席衆人都覺得餓了花香酒冽金七銀又十分熱

~~~~~  
烏鵲曉噪。喜鵲晴嘶。  
爲禍爲福。尚不可知。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好青年 第二集

一五四

北 京 花 界 風 月 閑 情 傳

金剛 小史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國 華 書 局

最 新

聞 所 未 聞

最 新  
筆 記

出 版 書 籍 廣 告

哈哈。民國十一年之陽曆新年又至矣。每遇新年，恭喜恭喜之聲，疊聞於耳。非亦新聞乎？然以賀年之聲為新聞，固年復一年，聞之已熟，無足稱奇。欲求所謂真新聞者，必如新聞本局最新筆記。聞所未聞，一書乃真新奇之新聞，而大足供諸君之新年消遣者也。是書為番禺邱劍舒先生所著，其中記載皆語語翔實，絕無辭出於虛構。有名言懿行，有麗詞豔詩，有神怪奇談，有風流韻史。全書都二萬餘言，類多摭拾遺聞，蒐羅軼事，讀之書者，洵屬聞所未聞也。現已出版，每冊定價大洋四角，照碼七折郵票代洋九五折算，兩合購六折。

常澈雲霄。自上海實行妓禁以來，南花之入京者，益復增多。四金剛之豔，遂籍籍於京華道上。綽約之孤高，自芳流蘇之蕩逸，風流紅豆之貌，豔於花叢者，知四金剛之名。品藝卓絕，凡遊八埠者，莫不知之。燕雙飛館主人，爲老於都下花叢者，以極豔之事實，寓至深之旨趣。本色即是空之義，藉爲世人說法，而悲歡離合之緣，四人又各不相同，敍述之法，亦復互異。令人對之，百讀不厭。雖舊籍中之花月痕，蔑以過也。全書計十萬餘言，裝一厚冊，並請小說名家定夷先生，爲之弁端，代九五折算。尤能闡揚著之書木旨。書已出版，定價每冊大洋六角，照碼七折。外埠郵票代。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李涵秋著  
魅出版鏡社會小說會社小説出版社

從書哈人盼望的李涵秋先生傑作社會小說魅鏡現在已出版了這部日本局因諸君需求此種名著甚急特加工趕印等不及陰歷十二月十五日即一律裝訂齊全足見本局信用昭著現已出版全書三十餘萬字分購每部加郵費一角五分空函不覆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今將全書目錄披露於下上集自第一回泣窮途雪夜釀幽酸論均產風塵驚奇遇第八大回訓義方淚溢金樽索巨款魂飛鐵彈第三回孝裏起悖禮反稱行第五回多影情却似無情第四回螳捕蟬偵探施妙手蛇吞象強盜沒良緣第六回觸嬌嗔紅闌曲銷魂第七回失票據老婦發狂得橫財醜妻賣小善第十八回開大會妙語論公妻解重圍無心逢舊友第十五回紙目錄總行第十九回總統香國宴羣花第十七回摶重疾陌路感蕭郎泣歧途旅齋驚雙喜第十八回拾墜歡敗子回頭誤自由第十九回不貪爲寶第二十回寓居於懲鏡無遁影安良鋤暴魅天體第十一回指盜作奸官憲淫婦第十二回樓書生脫險塵封荐福寺嬌女潛踪第十三回縫繡香絲人歌赤鳳妻菲貝疾回玄俏第十四回魂庵堂認義子第十三回縫繡香絲人歌赤鳳妻菲貝疾回玄俏第十一回鶴善堂歡聯姊舅養光院號召生徒第十五回火